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二五五册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五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301-11973-0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39015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五五）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吴冰妮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73-0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010-62752015　發行部010-62750672　編輯部010-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51.5印張　525千字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五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　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二五五册

集部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九

外集一　賦　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峰；蔽長煙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嘅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盻兮，固千載之一哀！

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説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顑頷兮，夫焉患得而局促。生逢時以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夫何漂泊于就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

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湲湲。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悠沉酣而遠眺。

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麯蘖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覩夜郎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騖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兢規曲以爲同。

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颸颸兮澹平野。凭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搆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邃谷，掏金沙之清潦。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窅。吊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歛鉢盂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闕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蹻。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鄰於積稻。炎爦起於玉甑，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旐。覆甑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安

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瀑灝。

瀨流觴而縈紆，遺石廊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峰，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蜿蜒，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巘，鑑琉璃之浩漾。沿東陽而西歷，飧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群巒翳其繆藹，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沉沉，靈龜隱而復佻。履高僧而屧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盼，隮遺光於拾寶。緇裳迓於黃鉋，休圓寂之幽俏。鳥呼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鷺鷺；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橑；護山嘎其驚飛，怪遊人之太早。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姣。靜鑱聲之剝啄，幽人劚參蕨於冥杳。碧鷄嘁於青林，鵰翻雲而失皓。隱搗藥於樛蘿，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遺，飲沆瀣之仙醥；羞竹實以嬉翺，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蘴葆；躡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淙澌澌而落蔭，飲猿猱之捷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宅，款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睫累景於穹崵。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迴飈。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鈒之翠濤、襲珍芳於絕巘，裊金步之搖搖。搴莎羅躑躅芬敷而燦燿，幢玉女之妖嬌。龍鬚於靈寶，愼鉢囊之飄飄。開仙掌於嶔嵌，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踑崇壽，見參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窿嶶。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罷嘷。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寥。迴高寒其無

寐，聞冰壑之洞簫。

　溪女厲晴瀧而曝朮，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澮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峰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蜿蜒，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宵，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囂囂。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胡之越獗，王師局而奔勞。吾寧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誚於鷦鷯。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蕣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呶呶！

　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摶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勾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

　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攬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兮！

吊屈平賦 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吊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颸颸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吊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嶒兮霰又下。纍之宮

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嶔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惻，穴澒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谽谺兮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魈魅遊兮群跳嘯，瞰出入兮爲纍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磵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崤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悃，君可復兮排帝閽。望遁跡兮渭陽，箕罹囚兮其佯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謏兮讒喙，衆狂穉兮謂纍揚。已爲魈爲魅兮爲讒媵妾，纍視若鼠兮佞顙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旂晻靄兮飈風；橫四海兮倏忽，駟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洊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

亂曰：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廨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没没

於徽纏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於呶呶焉，嘵嘵焉，亦奚爲乎！稿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倀倀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士之人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

陽明子聞之，憮然而嘆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

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咎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内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巖霜下而增寒兮，皦明月之在隙。風呶呶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息。魂營營以惝怳兮，目窅窅其焉極！懍寒飇之中人兮，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胡定省之弗遑兮，豈荼甘之如薺？懷前哲之耿光兮，恥周容以爲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予匪戚於累囚兮，特匪予之爲惆。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稅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此其焉從？孰瘦瘝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爲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爲直辭。婉孌期巷遇兮，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予情之靡他！寧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爲愆兮，信愚忠而蹈亟。苟聖明之有裨兮，雖九死其焉恤！

亂曰：予年將中，歲月遒兮！深谷崆峒，逝息遊兮；飄然淩風，八極周兮。孰樂之同，不均憂兮。匪修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闇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闈兮離居；路脩遠兮崎嶮，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窅窅兮澗道曛。松落落兮葛虆虆，猿啾啾兮鶴怨群。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煙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葺予屋兮雲間，荒予

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藿，擾麋鹿兮無駭我場。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者不可追兮，嘆鳳德之日衰；將沮溺其耦耕兮，孰接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枻兮滄浪。終携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爲疴；再月不雨兮，民將奈何？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呼！盜賊兮爲民大屯，天或罪此兮赫威降嗔；民則何罪兮，❶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然興雲兮，雨兹下土。彼罪曷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峰寺四首 牛峰今改名浮峰。

洞門春靄蔽深松，飛磴縹空轉石峰。猛虎踞厓如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鐘。金城絳闕應無處，翠壁丹書尚有踪。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峰。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飈陟險真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踪。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❶「民」，原作「臣」，今據備要本改。

偶尋春寺入層峰，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馬去邊懸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涼飄萬里風。夜擁蒼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卧禪房隔歲心，五峰煙月聽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蘚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絶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怪石有千竅，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即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兩到浮峰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姑蘇吴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尚殘冬。青山晴逐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簷牙雙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天北疑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卧驚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峰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褰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謙言值暮夜，盤飧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醉拂巖石臥，言歸遂相忘。

尋　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鳥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峰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卧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巘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聞笙鶴，青天落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却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巘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巘虎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秘惜，不許俗人看。

静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峰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巘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鈎，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自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生浮。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一百六峰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山空仙骨葬金椰，春暖石芝抽玉芽。獨揮談塵

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入星躔。雲外開丹井，峰頭耕石田。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揩雙眼，幽懷二十年。

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譁。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細雲嵐雜，窗高峰影遮。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峰。微茫竟何是，老衲話遺蹤。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蘚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老僧殊未解，猶自索題詩。

謫仙棲隱地，千載尚高風。雲散九峰雨，巘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吊遺蹤。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峰

凌崖望雙峰，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靄。

蓮花峰

夜靜涼飈發，輕雲散碧空。玉鈎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峰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峰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群籟絕，獨照宮錦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霄蒼玉杖，九華峰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雲裏，却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煙霏。陽光散巘崿，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颻送天衣。峰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漭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

樓。天雞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藐矣鶴山僊，秦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頹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泠然馭涼飈。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三

窮厓不可極，飛步凌煙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崆峒。失足懵煙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閶闔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若羈縻，富貴真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陽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間，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峰巔，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非虛杳，灑脫無芥蔕。世人聞予言，不笑即吁

怪。吾亦不强語，惟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内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倣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薄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泰華，俯視傴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丹梯，煙霏靄䨴；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襞積隱埋。中有遯世之流，龜潛雌伏，飱霞吸秀於其間，往往怪譎多僊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煙霧，須臾滂沱遍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没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踪！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峰。魯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既毁，閟宫興頌。宣尼曳杖，逍遥一去不復來，幽泉嗚咽而含悲，群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尚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墻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疎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媿殺巖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從今且爲樂，舊事無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蓴鱸況復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丘。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闊別，近事竟何如？況有諸賢在，他時終卜

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即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緣知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秋。空有煙霞好，猶爲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良匪石，詎爲戚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崖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爲亂予衷。深谷自逶迤，煙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壠！

有室七章

有室如簴，周之崇墉。窒如穴處，無秋無冬！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嗟及之！

倏晦倏明，凄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予匪恤。

氤氤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寇，童牿事宜早；蹇蹇匪爲節，虩虩未違道。遯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時登牀。峰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松閒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為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為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

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蓑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淒婉。寧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闊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轇轕！累累囹圄間，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所恨精誠眇，尚口徒自蹶。天王本明聖，旋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明當與君別。願言無詭

隨，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況茲萬里隔！戀戀岐路間，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親側。回思菽水懽，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磋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茆屋，來歸在何年？索居間楚越，連峰鬱參天。緬懷巘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澄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間泉。鵝湖有前約，鹿洞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別離悲尚淺，言微感逾深。瓦缶易諧俗，誰辨黃鐘音？

其　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遊。譬彼桃與李，不爲倉困

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予不量力，跛鱉期致遠。屢興還屢仆，惴息幾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争毫釐間，萬里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其四

此心還此理，寧論己與人！千古一嘘吸，誰爲嘆離群？浩浩天地内，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爲俗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既聞命。如何圜中士，空谷以爲静？

其六

静虚非虚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即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别，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

發，焚香始開椷。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爲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鴈，不見燕臺書？莫歌澧浦曲，莫吊湘君祠。蒼梧煙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遥拜羅浮雲，奠以雙瓊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人生不努力，草木同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飄迴鴈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興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

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問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間，至哉天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辯？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辯？天動與人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無爲氣所役，毋爲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巘吾所愛，慎默長如愚。一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南鴈，慰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子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沉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嗤兒女悲，憂來仍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嘆，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

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佛彷若可覩。風吹蒹葭雪，飄蕩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以詩三首

夢與故人語，語我以相思。纔爲旬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須臾湛君至，崔子行相隨。肴醑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二

起坐憶所夢，默遡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間，子午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間，相携玩羲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携尚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踪豈前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驚鵲無寧枝。邈彼二三子，惄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尚存。却憶故園耕釣處，短簑長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寧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閒。携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　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廻。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静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静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吴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但知山色好，峰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煙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朝曛，異景相新得未聞。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峰雲。越山陣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便欲携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　別

憶別江干風雨陰，艱難歲月兩侵尋。重看骨肉情何限，況復斯文約舊深。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謾言心。移家便住煙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　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峰雲，回首滄波月下聞。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

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料得煙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峰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枻重來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群。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掛墻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煙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璧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獨醒。

過分宜望鈐岡廟

共傳峰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禋存舊典，捍禦及斯

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荊榛，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須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窗玩古易，欣然獲我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斂衽復端坐，玄思窺沉溟。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冲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
却笑韓公亦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
不用煙花費粧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脩江藻拜祠前，止是春風欲暮天。

童冠儘多歸詠興，城南兼説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脩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煙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黄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没馬蹄。翠色絶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楫，漫憶東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没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暝色，晚霞會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羲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近希小范蹤，遠爲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遑遑，與點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鬨。知子信美才，大搆中梁棟；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綣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舍即縱。嶽麓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尚堪踵。何當謝病來，士氣多沉勇。

涉湘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綢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流；踰岡復陟巘，吊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昔賢此藏脩；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開曉望，洞野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間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廣代登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

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貴真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柏，將以遺所思；勿採松柏枝，兩賢昔所依。緣峰踐臺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胡不此簪盍，麗澤相遨嬉？渴飲松下泉，飢飡石上芝。偃仰絶餘念，還客難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爲！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風濕，泥潦侵途絶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濛隱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披拂，便携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綿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是時峰巒益開霽。亂流蕩槳濟倏忽，繫檝江邊老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柳蹊梅堤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嶼傾頹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峰闢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簣功，嘆息遺基獨延佇！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遍寰宇；其徒素爲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

羊，況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脩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圬人補殘敝。予聞此語心稍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纔舉盃，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爲此，倉率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乃知王君亦同御。肴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興辭懇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暝色漸微茫，却喜順流還易渡。巖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儒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遂寔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心，尚有名山敢多慕！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事虔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燠。蘭橈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尚屯疑，使我懷悱懊。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爲予來，飛蓋遥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及兹授春服。令德倡高詞，❶混珠愧魚目！努力崇脩名，迂踈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

❶「詞」，原作「祠」，據四庫本改。

眉，予獨憂其馳。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圮。補敝詰朝發，銜風遂齟齬。暝泊後江湖，蕭條旁罾壘。月黑波濤驚，蛟鼉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間，三日但遥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篙槳不得施，丁夫盡嗟譩。淋漓念同胞，吾寧忍暴使？饘粥且傾橐，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攖？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湖濱沚。收舵幸無事，風雨亦浸弛。逡巡緣沚湄，迤邐就風勢。新漲翼同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艤。羅市謀晚炊，且爲衆人喜。江醪信漓濁，聊復盪胸滓。濟險在需時，徼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去婦嘆五首

楚人有間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戀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悲之，爲作去婦嘆。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間白璧，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艷，頹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强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藉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奈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厨存宿旨，爲姑備朝飧。畜育意千

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躕。鷄鳴尚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行漸遠，日落群鳥飛。群鳥各有托，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凄風，樹木何蕭森！浣衣澗冰合，採苓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托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巑岏隔雲岑。君聽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峰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布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煙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情只自流。却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巖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砂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來年夷險還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煙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厓好共論。畎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即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敝縕涼思白苧輕。煙際卉衣窺絕棧，時土苗方仇殺。峰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峰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　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峰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懽。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上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響朝湍，深林凝暮色。群獠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閟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塏。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窒旋薰塞，夷坎仍灑掃。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搆，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廚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棨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莞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杯飲皆汙樽。冱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無數尺榱，輕裘吾不溫。邈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慍見。山荒聊可田，錢鎛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倣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

羨。出末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参贊功，毋爲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頹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榦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托，雲壑無違踪。如何兩分植，憔悴嘆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林；願言飾羽儀，共舞簫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相尋。瑞鳥既遭縻，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哀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群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

時共棲息？永托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泠泠。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巘薙林條，小構自成趣。開牕入遠峰，架扉出深樹。墟寨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襍蒔。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勿翦墻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

簡滯動罹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群集，樽斝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靦。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牕臥披卷。澹泊生道

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蹢。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間月。起來步閑謡，晚酌簷下設。盡醉即草鋪，忘與鄰翁別。

水濱洞

送遠憩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幽。花静馥常閟，溜暗光亦浮。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好鳥忽雙下，儵魚亦群遊。坐久塵慮息，澹然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别久寧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鴂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煙燈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颸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丈。

其二

窮厓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翻。中有避世士，冥寂棲其巔。緊予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謫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疇。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投轡鴈鶩進，攜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蠟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況生幽谷底，不礙君稻畦。艾之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荊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爲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厓，風雨摧其翼。養痾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亟？鴟梟據叢林，驅鳥恣搏食。嗟爾獨何心？梟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群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絲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懼君不見察，殺身反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寧予有弗顧？洞雲還自棲，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眞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疏。銜星策曉騎，幽事將有徂。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淅米石間溜，炊火巇中廬。煙峰上初日，林鳥相嚶呼。意欣物情適，戰勝癯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奈此世累牽。凌晨驅馬別，持盃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煙。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

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澍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臥疴閉空院，忽來故人車。入門辯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除。荒郡號難理，況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宜有紓。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廬。惟縈垂白念，旦夕懷歸閭。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沉夜，帷燈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忘。玄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斁，願言覬終償。惠我金石編，徽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即，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膂，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翼喧，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峰影。窅然坐幽獨，怵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跡未屏。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荊，暮採谷中栗。深谷多凄風，霜露霑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厓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川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稚詎足識！

龍岡謾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時相問，雪寨籃輿每獨遊。擬把犁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況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煙花盡，盂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厓六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棖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間關。地無醫藥憑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岩洞，蒼蘚春應遍石牀。寄語峰頭

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庵見招書院

野夫病卧成疎懶，書卷長抛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　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托根非所還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概，刮摩聊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却　巫

卧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禱，衆議紛然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月或應乎。也知伯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鵲駕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曈曈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闈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榦，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牕暗映群峰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峰窅窕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群。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間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柏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邊鴈，迢遞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牀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蠻居長嘆食無鹽。飢豺正爾群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檜，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却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澗草巖花欲鬭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宜麥，煮海何曾見作鹽。路斷塹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群峰玉筍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柏

府樓臺銜倒影，茆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卧，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峰頭處處明。内苑但知鰲作嶺，九門空説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却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頳！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虚白自生光。梁間來下徐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書牀。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説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黄鳥雙飛緑樹間。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稺犬吠人依密槿，閑鳧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卧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沉。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峰，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龍謾托踪。斷鶩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勳業已辭滄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寧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穉今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牀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芰踈梧根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柏臺藩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絶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庵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緣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峰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僭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綫長。稚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

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入户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即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荊西寇盜紓籌策，湘北流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淒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臣義，念别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沉寧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虚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月負巖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遠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衮線誰能補？歲晚心丹自動灰。料得重闈強健在，早看消息報牕梅。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迴，路遶鄉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笋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删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營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雪裏桃花强自春，蕭踈終覺損精神。却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信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闊，莫怪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尚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岐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絶音書。江湖未就

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淑浦山夜泊

淑浦山邊泊，雲間見驛樓。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過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到，閒心期與白鷗群。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峰頭沉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煙花日煖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去，楚澤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新春尚沮東歸楫，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煙蕪漲野平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慚歲月，歸心迢遞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痴欲手援。

霽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群動妄，閑來還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皋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曬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中墓，❶雲捲青峰善卷臺。性愛煙霞終是僻，詩留名姓不須猜。岩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❶「墓」，原作「暮」，據四庫本、備要本改。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煙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廨宇無官住，花落僧房自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荊棘掩巖扉。

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橫，原獸爭群薄暮號。却憶鹿門栖隱地，杖藜壺榼餉東臯。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鷄鳴。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閑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杳靄中，鷰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櫓哀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鷲羊山

福地相傳楚水阿，三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初平石，書罷誰籠道士鵞。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迴月明多。巖房一宿猶緣薄，遙憶開雲住薜蘿。

泗洲寺

渌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壁作燈傳。開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僊臺依鶴侶，書留蒼壁看鵞群。春巖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九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

外集二　詩

廬陵詩六首 正德庚午三月遷廬陵尹作❶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尚存經雪幹，竹高還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古道

古道當長坂，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煙。凍燭寒無焰，泥爐濕未燃。正思江艦外，閑卻釣魚船。

❶「正德」至「尹作」，原無，據四庫本補。

立春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占凝殘雪，墻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簷日暖堪人。雪散小岩碧，松梢挂月新。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濫，看山興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

水邊楊柳覆茅楹，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

請君静後看義畫，曾有陳篇一字否？

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即性情。笑却殷懃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素高先生，又辱爲之僚，因爲書「白灣」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瀰瀰。彼美君子，在水之涘。

雲之溶溶，于灣之湄。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兮，可以容與。

白灣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兮，可以徜徉。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潯？洞寒泉滴細，花暝石房深。青壁須留姓，他時好共尋。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却忘山。巖樹坐來

靜，壁蘿春自閑。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間。頓息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間伐木時聞響，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煙梯高接緯堦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途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懷靜，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花平。道人只住層蘿上，明月峰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坂，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丘。遲回岐路側，孰知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鵠萬里逝，豈伊爲稻粱？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母能忘虞。安居尤弆攫，關路非岐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茆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閒竹房。逢僧或停櫬，先掃白雲牀。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汚，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娼興，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寧知竟漂流，淪胥亦汚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往，十年就茲觀。停驂指絕壁，涉澗緣危磴。百源旱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霏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終莫攀。石陰暑氣薄，流觸遡迴瀾。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嘆！

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煙濕，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卧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懽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陡壑，涉水攀絕巘。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豁見平衍。僧逋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玆窮僻墟，曾未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抆援才已疎，栖遲心益眷。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崦。誅茆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七首❶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間睡起

林間盡日掃花眠，秖是官閑媿俸錢。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每疑

❶「三十七」，原作「三十六」，據正文改。

方朔非真隱，始信楊雄誤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丘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廢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仲從予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你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別以詩。

迢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纍然良苦心，惝恍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群闇。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末學久仳離，頹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静，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榾柮山爐煮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真慚廩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

亂雲隨騎遠，林間飛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真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寄放瑯琊間，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間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真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猱踔樹騰。歸騎林間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蹤正自縚籠在，一宿雲房尚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真。青鸞眇眇無消息，悵望煙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間庇，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回鴈新秋寄綵霞。

簦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鼓

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是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情化，世味争如酒味醇。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襪定何晨。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峰頭雙鶴鳴。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强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閑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却恨牽文句，展轉支離嘆陸沉！

其　二

滁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其　三

桃源在何許，西峰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其　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班。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濕，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❶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止好負暄日，客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即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浴沂傳故事，吟風弄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三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留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瑯琊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遡寒雲。豈伊稻粱計，獨往求其

❶「限」，原作「恨」，據四庫本改。

群。之子眇萬鍾，就我滁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牕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群鳥喧北林，黃鵠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暫棲巖，避喧寧遯世。繄予辱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峰，爲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暫息滁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牕一樹自家看。臨行掇贈聊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

　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寧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别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群儒迹，蹊徑榛茆深。濬流須尋源，積土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濬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濬植，枝派寧先蕃？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

問。至理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則，請君勿與諼。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馳驚奔騖。高言詆獨善，文非遂巧智。瑣瑣功利儒，寧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由簡易，日用匪深玄。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媸妍。世學如翦綵，粧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岐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

即。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眄成路人。

寄浮峰詩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簷欲墮針。却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沉。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爲誰深。忽然夜半一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沉。

與商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遶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棲。

其　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尚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滯風湍。
人間炎暑無逃避，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却於何處覓知新。
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牀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
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間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
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牀風細不生塵。
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峰頭上月輪。

人間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却醒。
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泠泠。

題灌山小隱二絕

茆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
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
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五章

六月乙亥，南都熊峰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群小罔以嚴。辨惑考學者曷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曷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寧獨留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群小乎？獨無辨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寧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彙征之慶也。」公聞之曰：「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陽明子素知于公，既以戚衆之戚、喜衆之喜，而復憂公之憂。乃叙其事，爲賦《六月》，庸以贈公之行。

六月淒風，七月暑雨。倏雨倏寒，道脩以阻。允允君子，迪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

哀此下民，靡届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尚支其楹。

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喑人，食荼與苦。依依長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

昔彼叔季，沉湎以逞。耄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

何于極！

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子，毋沾爾行。如日之升，以曷不光！

守文弟歸省携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寧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愼興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嗔笞。見人勿多說，愼默貞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愼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爲。望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群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明洞，獨棹扁舟鑑裏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游牛首山

春尋指天闕，煙霞眇何許。雙峰久相

違，千巖來舊主。浮雲刺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入，蘿陰息筐筥。滅迹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磴仰門歷，淙壑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鐘出延佇。頹景耀回盼，層飈翼輕舉。曖曖林芳暮，泠泠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峰月升煙宇。會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侹承瑞

平生舉業最踈慵，挾册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論藥，茆堂放鶴或開籠。憂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岐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閑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夫要日新。能向塵途

薄軒冕，不妨簑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鷄謝墅接，渡海有鶴蓬山通。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簑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群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堪坐雪，門垂五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一別煙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峰頭望，煙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西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休問，西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群。諸生問業衝星入，稚子拈香静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煙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閑最覺湖山静，家近殊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途崎曲盡羊腸。

登憑虚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間鳴瑟驚棲鶴，竹裏茶煙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涕恨無能。峰頭見說連閶闔，幾欲排雲尚未曾。

登閲江樓

絶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虚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峰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聲急，吴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見朔雲横。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涼寺三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没，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絶頂，❶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心負，丘壑真於野性宜。緑樹陰層新作蓋，紫蘭香細尚餘蕤。輞川圖畫能如許，絶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顧尚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峰晴秀晚羲蕤。暮鐘杳杳催歸騎，惆悵煙光不盡詩。

❶「頂」，原作「項」，據四庫本改。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携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静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迴，松栢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消白髮，由來空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上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國好，才猷須濟朔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操持存養本非禪，矯枉寧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即亂思。
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合是淫辭。

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
正須閉口林間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真篇是誤真篇，三註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狐禪。

誤真非是悟真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戀着，且從情欲起因緣。痴人前豈堪談夢，真性中難更說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五首❶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簑。溪雲

❶「三十五」，原作「三十二」，據正文改。

曉度千峰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絶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蘿。順水飛檣來賈舶，絶江喧浪舞漁簑。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

吹角峰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曰仁買田霅上携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説相携霅上耕，連簑應已出烏程。荒畬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舠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閑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峰夜度兵。

月色高林坐夜沉，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遍汀漳，將謂汀虔是接壃。天意豈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纏畢，斗杓何曾解挹漿。夜起中

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郴陽方出掠，干戈塞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潯。

還贛

積雨雩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尚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媿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裏過。尚想清池環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踈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頻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畬，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爲民痍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瓴水建，先聲不碍嶺雲遮。窮巢容有遺驅脇，尚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眞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皇威自震驚。爛額尚慚爲上客，徙薪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

早！醉臥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獨慨，却憐人世尚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峰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鷄。

又次陳惟濬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峰望眼明。樹色遙連閩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沉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墻立。巖深雨不到，雲歸花亦濕。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群山走波浪，出没龍蛇脊。岩棲寄盤渦，沉淪遂成癖。我來汲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岩中客。

潮頭岩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爲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荏冉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痾非遯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峰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掎生悟玄魄，妙靜息緣慮。眇眇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倘相遇。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濬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却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煙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絶頂深泥冒雨扳，天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羡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嶷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閑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羡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峰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内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絶横征。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絶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别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❶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❶「三」，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鞵。麾幢旖旎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携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玆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欵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却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蠖屈，浮名蝸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總是故園聲。草深石徑鼪鼯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纓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菌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有得，身閒方喜世無求。狼煙幸息昆陽患，蠡測空懷杞國憂。一笑海天空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

老大有情成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 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遊强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來贛視某，留三月。飄然歸興不可挽，因謂某曰：「秋風蓴鱸，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恐即未能脱，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

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却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説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莆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間。開口向人談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正德己卯年，奉敕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遭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按江西作。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真隨江漢東。群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菓支茅却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民病，空有官銜縻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湘水旱尚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嘆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瀝。蒙翳亂藤纏，寧知絕根脉。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净寺四首

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寧濠，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閑晝，藥裹窗前對病僧。煙艇避人長曉出，高峰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須是入山休。若為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

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閑？

歸　興

一絲無補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峰高。

即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峰雪，秋虜强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舄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尚南征。誠微未足回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煙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窅窅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尚勞車駕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尚客船？强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簑煙。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趨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龍窟，風雨樓臺迴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興尚堪憑。巉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峰雪棧冰。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孤柱，地缺東南着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峰巒不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嘆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衮繡，謾提三尺净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穫，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是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年後，踪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慢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曉空。

楊邃庵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無勞更掩扉。

其二

大隱真廛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公方移山石。對時存燮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緣逕

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煙霞靜，壺中結搆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亭。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絶，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欲墮，下有劍石交盤瓔。旋風闔闢船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怪，人謀不得容其間。我來鋭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脇息仰天竇，懸空絶棧蛛絲慳。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孱。青鼉吹雨出仍没，白鳥避客來復還。峰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煙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雙淚潸！

登蟂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二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灩澦西蟠渾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吴女埋香玉，惟見沙鷗亂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没水痕深。極怜撑住即從古，正恐崩頹或自今。蘚蝕秋螺殘老翠，蟂鳴春雨落空音。好携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説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前日，五老煙雲豈定期？眼慣不妨層壁險，足跰須着短笻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決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即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尚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嘆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難，列聖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況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厄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窮回曆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迴駕，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閶闔拜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爲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鑾輿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脉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衣羨老萊。

天涯霜雪嘆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仳。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即未回。白日高峰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緣溪踏得支茆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峰石逕遙。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刳木寧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上尚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忉？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奡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繅。弱流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白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牀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牕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峰，十日高眠雷雨中。靄色曉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住桂叢？却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朶芙蓉開碧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却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二百丈，頂洞秘靈湫。峽坼開雷斧，天虛下月鈎。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峰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却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峰晻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煙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塹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却怪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飆振玄罔，頹陽薄西陸。菑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蕪。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淅米石澗溜，斧薪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尚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幽枕静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頗苦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槭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卧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緣獨在，蓬窻剛對一峰青。

東風漠漠水澐澐，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群。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海雲。正憶山中

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間古塔無僧住，花外仙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踪跡嘆萍蓬。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册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鶯日日來。兼有清泉堪洗耳，更多修竹好銜盃。諸生涉水攜詩卷，童子和雲掃石苔。獨奈華峰隔煙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好看漁舠。雲間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巘。長風捲浮雲，褰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辨！

豐城阻風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晴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秘，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真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埜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埜奇更痴。共言山外有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埜請登高覘路岐。二人冒雨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咻笑招之返，奮袂徑往凌嶔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林宿靄漸開霽，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譬在必往，興劇不到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埜本求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

湯踏火甘傾危。解脱塵囂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疊嶂盤深幽。奇峰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茆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不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峰頭掛明月，宛如玉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間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茆茨亦數間。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三

拔地千峰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峰月上寒空。鳥鳴蒼磵底，僧住白雲中。

登蓮花峰

蓮花頂上老僧居，脚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隣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峰頭一片霞。

登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峰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峰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妬。闇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窮搜盡拈出，秘藏恐是天

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脱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纖縞？

雙峰遺柯生喬

爾家雙峰下，不見雙峰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脱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峰，可以發深省。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峰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却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净長開鏡，池分或鑄蓮。興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峰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煩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
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竅誰將混沌開？千年樣子道州來。
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

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
人人有個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　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
毛髮暗從愁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脉脉同枯草，殘雪依依戀舊枝。謾對芳樽辭酩酊，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
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
簷松盡長青冥榦，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磵覺山幽。年來別有閑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怪山頭日日雲。

乘興未甘回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春堪茹，青竹泉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寶藏，兩日無覩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即思策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況復我馬方虺隤。舊遊諸生亦群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尚瞑晦，却疑山意猶嫌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篲掃浮陰，九十九峰如夢醒。群巒踊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閶闔，鸞軿鶴駕紛翺翔。從兹脱屣謝塵世，飄然拂袖凌蒼蒼。

巖頭閑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静聽谷鳥遷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晴沙。痴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逕，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煙霞，高歷雲峰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尚？庶免無予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間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大舜亦與木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間。晴牕展卷有會意，絕壁題詩無厚顏。顧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

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即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嘆式微。自笑半生行脚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間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濕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間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無。輕己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塒下鷄，引類呼群啄且啼？稻梁已足脂漸肥，毛羽脱落充庖厨。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因牢落？籠開一日入層雲，萬里翱翔從寥廓。人生山水須認真，胡爲利禄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臺麟閣皆埃塵。鴟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濱？舜水龍山予舊宅，讓公且作煙霞伯。拂衣便擬逐公回，爲予先掃峰頭石。

紀夢 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卧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録。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千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宫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煙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

字能書紳。開牕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傭，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雙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共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却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敬授人時亦何有？玉衡墮却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晞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咨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迴。雲石緣欹逕，夏木深層限。仰窮嵐霏際，始覩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扳依儼龍象，陟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榱。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遍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剥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荄。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催。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闃寂辭喧豗。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

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峰上煙月，夜景方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詩寫我憂。爲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偏歷青霞躡紫雲。閶闔遠從雙劍闢，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峰，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

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怪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間底許愁。謾擬岑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依依牕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曾裘仲，何日花前更老萊？　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水潦頻移粟，磧北風煙且罷征。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閭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反謂醒者狂，群起環鬭爭。洙泗輟金鐸，濂洛傳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爲？奔走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煙。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峰韻三首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九溟。

其　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空寄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　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踈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栢枯龍鱗。三十六峰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卧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　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餒。每當快意事，退然思辱殆。傾否作聖

功，物覩豈不快？奈何桑梓懷，衰白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即休，此身浩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鐲鏤？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痴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四十一首❶ 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島嶼峰攢尚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而今始信還丹訣，却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青山待我長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種菓

❶「四十一」，原作「三十四」，據王文改。

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峰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春到，況有良朋自遠來。還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剪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峰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却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踪，寺僧遥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花入，岐路心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煙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尚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説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絶調迴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己空千古，傾耳誰能辨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吕，人間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别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膰肉寧爲脱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真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閑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

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群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菲，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迴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群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洪父。三歲雙瞽，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鰲未足歆。」「敢問何如其爲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爲網，良知爲綱，太和爲餌，天地爲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峰次蘿石韻

曾從爐鼎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峰。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旆旗

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篷。

觀從吾登爐峰絕頂戲贈

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穿虎穴，峰頭清嘯亂猿群。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峰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峰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群壑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漫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稍尚濕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

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墻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爲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末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鵓鳩聲裏又春深。閭閻正苦饑民色，畎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尋。年年開落渾閑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牕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緣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

抛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問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閑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鏖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鷦鷯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殷勤莫媿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殷勤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閑居便靜修。採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丘。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遒。星途觸來暑，掀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懷兹戀丘隴，回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投。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遯，仕者當誰

儔？寧無瘳寂念？宜急瘠痍廖。含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爲謝

海鶴精神老益强，晚途詩價重圭璋。洗兒惠比金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白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珪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攜抱且堪娛老況，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郎？

兩廣詩二十二首❶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搆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遥望一水

❶「二十二」，原作「二十一」，據正文改。

間，十年靡由即。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畸側。新搆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凄群卉拆。罊靜響江聲，牕虛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群公餞，何因得良覿？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矣！

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峰

西峰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閟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已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群峰灝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寄石潭二絶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奉次二絶，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撤，何事深林尚閉關？

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

長　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兹。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

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饉未寬征。迂踈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黄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横秋色净，兵聲寒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徭湖寇正縱横。人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從行。峰山弩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絶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兹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耻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群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遷賓玉石分須早，柳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豈是人謀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師還。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寧二首

一駐南寧五月餘，始因送遠過僧廬。浮屠絕壁經殘燹，井灶沿村見廢墟。撫恤尚慚凋弊後，遊觀正及省耕初。近聞繦負歸瑤僮，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瘡痍未定犬猶驚。燹餘破屋須先葺，雨後荒畬莫廢耕。歸喜

逃亡來負襁，貧憐繻袴綴旗旄。聖朝恩澤寬如海，甑鮒盆魚縱爾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尚也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忠勤晚益敦。歸師當五月，冒暑净蠻氛。九霄雖已老，報國意尤懃。五月衝炎暑，回軍立戰勳。

愛爾彭宗舜，少年多戰功。從親心已孝，報國意尤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飡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蒹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慇懃。落落千百載，❶人生幾知音？道通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❶「落落」，原作「落」，據四庫本、備要本改。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　今早諶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　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　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　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

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 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冤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 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

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 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 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以誠使可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 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 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 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 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 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 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 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 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 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 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 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 如

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魑魅，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伉者。然省愆内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説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鵞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閑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

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

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

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

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絶坉，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坉，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

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坉，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争，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説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

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禀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

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眞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

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其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辨，毋遽。

二　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

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

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虚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説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説出於《繫辭》，「覺悟」之説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説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

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

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

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胡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

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

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二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

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

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感，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比來事。既還，却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删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

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己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毁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

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鶩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説，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悦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

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倀倀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闇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己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

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

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二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邪？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嘆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

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

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概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

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

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 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

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 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 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 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 降及商、周，其職益輕。 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 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 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 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 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 接者，疾速之義。 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 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 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 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

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郴、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士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各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勑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概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閧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

縱恣驕驁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朘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鬬。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甚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呶群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病侵剥，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 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 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 己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惓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 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

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説」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 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 情隘辭迫，瀆冒威嚴。 臨紙涕

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先朝，亦既荐被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鬱閼而未宣，終將泯澌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況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謬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疎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其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

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墻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墻之外，猶將冒昧强顔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録小大之才，而惟恐没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顔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

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

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之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墻，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嘆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閑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寧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僨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己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疎之才，口耳講説之

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 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 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尪羸日甚，惟養痾丘園，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纖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 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 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 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 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闔報當有日也。 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 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録，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 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 向見《鳴冤録》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内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 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 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亹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 其時憂病

懵懵，不及少申欵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怍。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

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況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欲爲

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脱，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偬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黄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月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布問闕。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群索居，即未免隳惰。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卧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卧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枻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巳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楊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删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箋巨册，諄諄懇懇，意求删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間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

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箒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諞諞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

册末「授受」之説，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内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

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間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顔汗背，促蹐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疎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争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强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虚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

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 況讒搆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之乎？ 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痾林下。 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 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 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 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 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 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 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録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 小人之才，豈無可用？ 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

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 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 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 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況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疴林下是幸。

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産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

木翁旬日間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

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

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問可隱言及之。

三 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爲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

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寒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何説哉？

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

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大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

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邃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齎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强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

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

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齎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

春初思田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

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爲我恝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冢宰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寧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勤煩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悦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宫端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問及者，亦時時爲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衰，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務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頗罹

疾搆，疢嗽潮熱，日益尫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遺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況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

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

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上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遥聞執事養高歸郴，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强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摇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況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況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

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 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

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

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囓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

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囂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雁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録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

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

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晝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勖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倆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録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虫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孼。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螽蝝生則書，六鷁退

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鸜鵒采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

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顔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賾，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敘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

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煙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

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册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册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

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册，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皐，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兹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

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靳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

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

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狥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日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

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録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娱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

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録序 辛未

歙潘氏之仕於朝者，户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珍、户部員外君口、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最，選、鑑以兩宫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爲録，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巖沍剥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大恩寵爵禄，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巖沍剥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

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兹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

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閟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兹將惟職業之弗違，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産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禄犴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脱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别，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

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

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吾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

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

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眥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

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心之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

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一志成，使來請序。

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

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

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憝，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搆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鬨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毁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亹亹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

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眞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寶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邦允者，❶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嶮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

❶ 人下，原有「言」字，衍，今刪。

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

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

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

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

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概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上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

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

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慈惟予譴！勸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

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莩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

紹興之倉日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

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廪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鄷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鄷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峩嵋。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

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汩没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

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温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温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温甫相見於杭，而亹亹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兹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温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兹山也，有以哉！温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温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温甫殆其人也，非歟？

温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嶄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温甫之爲人也。以温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

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孚比。❶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

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

❶ 孚，原作「予」，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王陽明《何陋軒記》手迹改。

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

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者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

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滀，若奔若伏，布爲層裀，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迴。中凝

外完，内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兹，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踞卧，嘘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蓊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産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

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兹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羲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羲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

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

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曀，其日惟霽；其昫其霧，其日惟雨。勿忭其昫，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曀。曀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頹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蜺；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幨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集翔鵠，螭爬之糾蟠，猱猊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岸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

知矣。

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狢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上民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逖遠度其工，千户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

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況當法網嚴密之時，梟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

寺始於戍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若徹，菹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説曰：

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絶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没，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

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遺人來請。

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没，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没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庵，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

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遥，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圮。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頹，大完其所未備，而又白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

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圬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墻，六經以爲户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耻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耻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户，固乃垣墻；

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 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户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毁之，亦獨何心哉！ 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 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 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 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 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 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琨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 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 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 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 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 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 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

若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井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欞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廨，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唶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

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

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井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效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

合之士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螟蜮，惟乃有司實耨穫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上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

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

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上之誠乎！慢令始禁，罔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耻，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湢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

應諸君之求已乎！

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鬬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熇也，微南侯兮，吾其燋矣。霪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阼，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

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榦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大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祗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嘗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蘄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

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敓，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

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

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下跋數語於其下。

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却走。君將揜袂却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勖！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

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即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絶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玆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閲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娱。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滚滚，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醖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廷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

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没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

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説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横，諸侯强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

《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紊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

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

《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説，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

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概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絶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顔、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録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峰焉。亦不一足矣。況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大！

書察院行臺壁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概。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遥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鎧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遥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遥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倘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説，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嘖嘖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

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啞，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躄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欒惠卷 庚辰

欒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

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己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

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説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録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帨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説，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遥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

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

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予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詈而

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媢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噫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

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剸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

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

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

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怍，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

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大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勖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

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戊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

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厓幅，於物無牴；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謚之曰易直。

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

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

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疏，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爚熠以貫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

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即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

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

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大説，遂留參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衛、彶，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

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遡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溘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焞，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司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瑶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瑶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

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辨爽慨。諸酋感動，顧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巉山互壑，瑤憑險出没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穽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問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瑤失籍，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瑤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二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

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即委産二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祗服，與物熙然無牴。至其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

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

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潁，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闈，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二。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説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黄馘，此何以辨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鼪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薙而益繁，鴟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

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悦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没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兑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

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

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

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録》、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脱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静致虚，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

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未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内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

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

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

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憎憎，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橘庵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巋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庵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老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

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殁，其子棐、棠、東、集、栻葬之高岙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

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庵。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噫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

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

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驤，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貲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椁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狥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二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耻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

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謚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論祭，錫謚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

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恒。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恒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録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内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

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鬭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鬭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懍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朶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産及牧圉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

滅之。藍五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綦川、陜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兵剿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敕奬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奬，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録其孫一人入冑監。

公既歸，築兩峰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峰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耇，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

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綦。孫男四，楩、楠、橋、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

桓桓襄惠，嶷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略于西陲，寔屏寔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既獀既遏，豕斃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湄，徉徉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

屯。天子曰咨，謚錫有隮！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弇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冶長在縲絏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媢嫉，卒以傾廢躋墮，又浼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庵誌》而悲之。

怡庵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讎，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貞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呴濡喘息以蘄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瞶。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悉然就抑，蒙溷垢而弗

言，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庵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進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亹亹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敘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

蕡、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辨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

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

翁既殁，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庵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殁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

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閾也，不亦貞乎？績麻舂粱，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

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疏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書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

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强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强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

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

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騖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娼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

君之子國子生烓，致君臨歿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既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

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争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録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録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宫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敵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内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内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上大震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内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内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

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銜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内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吴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

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媕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贄亦絶，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公既歸吴，屏謝紛嚣，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絶於俗，和而不溷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悦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吴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脱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返而内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虚

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離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混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歿，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喆，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耶？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耋，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婿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

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説』，以徵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瑶寇大起，江、廣、湖、郴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浰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畲、瑶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歸北。❶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

❶「歸」，四庫本作「追」。

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曰：「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士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民謠如此。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

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讎。彼寧無知

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其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鳳像請識一言。先生常龐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

有服襜襜，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　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癰腫，砭迺斯愈？不見痿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慄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訒。孰默而譏？孰訒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焉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蟲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兹溺。爾獨不鑒，自抵伊戚！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墻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萎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讁，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讁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安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絶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兹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兹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

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

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

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

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兹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冢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飱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兹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

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

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 命實爲之，將何如哉！ 將何如哉！ 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 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 克念則是。」隱辭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 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 幾年于茲。 孰沿就繹？ 君獨奮而。 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稱！ 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孱，精微日究。 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 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 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 天不與道，善類云傾。 嗚呼痛哉！ 嗚呼痛哉！ 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 君喪遂行，靡由一訣！ 扶櫬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 嗟予顓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 死者生者，索居離羣。 靜言永懷，中心若焚。 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 嗚呼哀哉！予復何言？ 尚饗！

祭浰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浰頭山川之神。

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 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浰頭者，皆曰賊巢。 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 雖然，清洌之井，糞穢而不除，

久則同於厠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剜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洌，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兹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

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浰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兹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耻。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陰佑其衷，俾盡携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兹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怍。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

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

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蘄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

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日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强食。嗚呼痛哉！

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弇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

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輀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庵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

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翺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中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辨，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上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窅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欹歆，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鶩，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

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尚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

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

方將因藉昆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已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

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暌，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

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

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

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

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

靈輀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

千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概然視之，曾不知以

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

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玆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仕鳴文 丙戌

嗚呼仕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仕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仕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

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

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

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濟啓默相以有續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

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没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絶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狥俗苟容，以鈎聲避毁，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鬻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媢嫉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

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

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吴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吴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敭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

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惓，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❶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

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兹土，山谿阻絶，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絶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户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

❶「寶」，本書他處多作「保」。

憾乎？

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没爲忠義之士也乎！

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主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綏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尚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滿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效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

土，歲久淪蕪。無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

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没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兹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兹而昌乎！

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彦達府君配。尚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德洪葺師《文録》，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録，同門已病太繁，兹録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没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覿。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虚妙頓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峰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録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録續編》。師胤子王正億嘗録《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録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

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

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

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

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

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

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准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

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静矣。心不妄動而能静，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内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

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

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説，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説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

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

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

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説，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吻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録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録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賫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説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没，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説。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之説，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一義。❶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

❶「一」，四庫本、備要本作「二」，據上下文義，似當作「二」。

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編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　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　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游者，不

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

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毁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臆說十三條[1]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爲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命曰《臆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録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

❶「臆」，原作「億」，今據正文及耿定向《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改。

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愼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

即位矣，而不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於鄢○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於京，而書於鄢，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鄢，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於鄢」，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恒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

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恒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恒，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爲，則又

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岳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於以君臨夫天下矣。於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於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强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遍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

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閑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喤喤，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闊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況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然不盡列名，且爲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尚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强禁絶。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强禁絶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静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爲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吕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爲脱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征寧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兹見滁中子弟尚多能道静坐中光景。洪與吕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静，則相慶以爲新得。是書孟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滁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静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首墨跡，先師亂于正億得之書櫝中，裝製卷册，手澤宛然，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

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

❶ 宛，四庫本作蘊。

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

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汩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

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汩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即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

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

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　上海日翁書❶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尚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賫檄人乃參政季斆，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即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

❶ 一日，原缺，據四庫本補。

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憒，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即日遣家人間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即舉火爇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讐。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顧先去以爲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避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携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

之，其知所重也哉！　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挂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聽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庵寓留都，值時相更名於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於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脱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説》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録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脱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卧林間，携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虚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兹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

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❶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虚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稚，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吏望太叔寬解怡悦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内，宴飲從於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煢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毁，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内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常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

❶「囚」，原作「因」，據四庫本改。

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尤煢煢苦塊，哀毀逾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大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概。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託家政於魏子廷豹，使飭家衆以字胤子；託正憲於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延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傯之時，猶字畫遒勁，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儼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浚來自懷玉，奠師墓於蘭亭，正憲攜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爲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億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即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於斯言矣乎！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

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諸叔。況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牴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繼聞其遊蕩奢縱如故，❶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願。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強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鋭寄書、曆，此時當已

❶「繼」，原作「紀」，據備要本改。

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册，共計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脱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睹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挂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逾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逾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使

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奸惰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價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尚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顧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個書童，我事皆有託矣。來瑣亦老實可託，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

來書所問數節，楊仕夫去，適禫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己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爲苦爾。尚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剿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猶、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尚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耕霅上。

書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并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日仁之外，尚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黄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兗、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閑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浰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❶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癱瘓坐卧，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幾無虚月，剿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郴、桂夾攻之舉，

❶「撤」，原作「撒」，據四庫本改。

亦甚非鄙意所欲，況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録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郴、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尚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游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游，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末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耶？所云龍川，亦止浰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污泥在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浰頭且半月矣。浰頭賊首池大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爲怪。浰頭巢穴

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爲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浰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已當亦爲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冗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離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瘠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日初十日聖駕北還，且云船頭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即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勿更遲遲，

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却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説，止説得一知字，不曾説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發荼苦之人，已絶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别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遍觀。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删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别。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掩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内。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脱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户部必欲奏革商税，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

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意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絶其北竄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尫，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二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師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

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尚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尚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

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莅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畬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掩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爲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横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正暑，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

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畬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爲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疏，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户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二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

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僨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遥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强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毁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十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擒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内。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爲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二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强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奏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

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敕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説，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從，蕃錫寵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

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效，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其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掩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爲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

承教，以效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 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 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幸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 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 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 情隘詞迫，氣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 雖上公之爵，萬户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 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 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 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 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 復何求哉！ 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尪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 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 歸魂飛越，夕不能旦。 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 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 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

盡賜准允。後户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内，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採民情，議於横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疏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奬，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内，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爲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事稍閑，尚當具啓修謝。伏惟爲國爲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絶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

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　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墻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　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　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涂炭，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甚幸甚！　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説」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　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尪瘠，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

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卧，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爲地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憒中控訴無叙，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仰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啓。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逆理亂常之

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爲既知之矣。近睹來書，往往似尚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册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冤，望爲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大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耻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又

吾子纍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間，故學不須臾而離，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

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説，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嗌，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毁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悦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丘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惓。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顧終歲奔走於山夷海僚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大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

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冗病交集，尚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幸

之功，連年屈辱之忘，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逾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冗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尚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庵

某之謬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構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

葬祭贈謚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貌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啓。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疏，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況其外之毁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價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賫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内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冗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

續編　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祖宗上天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剗滌兇穢；復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任賢修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早跂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痍未復，餘烈所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横。兵屯不解，民困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寛一縛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二，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

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陛下每月視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

司，顧時一睹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賊，亦謂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朝，不過頃刻，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

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況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製肘，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

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遊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奚暇游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即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悦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悦理義之悦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

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修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乞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恩認罪回話事，奉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絶物。然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清矣。乞使道省母，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遺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朝廷特爲暴白，屢賜温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没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

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

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旨并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没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尤痛之。

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充經筵官、經筵講官、日講官，又選充東宫輔導官、東宫講讀官，與修《憲廟實録》及《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没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没有餘耻，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

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躐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没之後，皆得爲之乞請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没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骨，不得不從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

臣自去歲乞恩便道歸省，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侍從舊臣，特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朝廷推恩進階，臣伏睹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静退。」則當時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睹陛下即位詔書，

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恩蔭。」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恩詔之所憫録，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耻於自陳，而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没之後，而反猶以爲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晚遇聖明，庶幾沐浴恩澤，以一雪其拂鬱。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冤哉！

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滽等，皆嘗屢被論劾，其後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二臣者。惟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没，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

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

夫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幸乞。顧臣父被無實之耻於身後，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

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耻。不忠無耻，亦所以爲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乃爲之文飾矯誣以欺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幸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耻之事，義不忍爲也。惟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

控吁之至，謹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賫奏聞，伏候敕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爲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事。

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奏，爲前事，題奉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部尚書張子麟奏，爲辨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題奉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并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哀絰之中，憂病哀苦，神思荒憒，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敕前往福建查處聚衆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業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嘗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爲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況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佈

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憸人因而點綴掇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無憑查考。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恩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爲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概宥略，與天下洗滌更始矣。

今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爲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爲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張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迹。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爲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爲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爲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略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

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并看了來說」事理，爲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賚奏聞，伏候敕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録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僞爲之而託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遂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孟既没，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

先生自爲童子，即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爲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略邊陲，弭奸戰亂，陟司徒，登冢宰，曾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繫天下安危，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内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

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爲名士，布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光耀於時。其間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爲冢宰。若此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文中子之門，其親經指受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明於世，往往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

先生之在吏部，守仁常爲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録之不與。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録者，且以爲何如？嘉靖甲申季冬望。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爲宋孝子壽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爲裝緝之。因論之曰：「孝，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充其心焉，皆壽昌也已。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静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己謹獨之功。能加爲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爲支離，孰爲空寂，孰爲似是而非，孰爲似誠而僞，不待辯説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强入。不然，終亦忘己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月之病，辯析愈多，而去

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故能以一身爲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爲一身。夫以天下爲一身也，則八荒四表，皆吾支體，而況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憐之。騎鯨之説，亦後世好事者爲之。極怪誕，明者所不待辨。因閲此，聞及之爾。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叙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書，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

世恩以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惜別之懷，無所於發，而託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乎。乃相與約爲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成之以候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

各有部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嘆咨嗟，復成二詩。

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盍亦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會，謂守仁弱也，宜爲諸公執筆硯之役以叙。

嗟乎！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於來歲之秋，以爲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没之污塗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春郊賦别」。給事陳惇賢復爲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争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説，

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饑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藉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爲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

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一應公差人員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户摘拏，送縣取供。即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

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爲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遽洶洶！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横。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兑運，正恐爾輩在縣拖延，不即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

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兑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兑，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酗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修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爲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辟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爲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爲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爲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爲墻，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諳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

昨吴魁昊、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昊等赴縣騰告，以爲軍强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税，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

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强之能爲？彼爲之官長者，平心、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説，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争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爲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兹又當北覲，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别。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誡子弟，息忿罷争，講信修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産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牌，差吏龔彰賚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

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才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并當拘糧里

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産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欽差鎮守太監姚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産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産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貱。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忍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剥，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貱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産已窮，征求未息。況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虚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

據此欲爲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

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

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且四三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辰，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歡，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烝。正德丁丑冬，畲賊既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爲學，在求放心。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慢人，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爲仁。卓爾在如愚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十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黽焉而時敏，乃門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己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爲。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

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世名賢勖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

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僇辱之弗違，奚取以銘人之墓爲？其改圖諸。」

卿伏階下，泣弗興。鄭爲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

明日卿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即喪次。」館下之士多爲之請，且言尚文之爲人曰：「尚文敦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臧者若浼焉。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爲某不爲若。』其峻絕如是。」

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汙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

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爲之誌：

維楊氏之先，居揚之泰州，祖廉，爲監察御史，擢參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敎；仲敞，即尚文；季敬，宰荊門之建陽驛。

尚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三爲司訓廬江、溧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

瑶頑，弗即工者累年，尚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

然尚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没而名踣，又爲人所譏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尚文雖無子，有卿存焉，猶子也。銘曰：

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佪，栩栩其樹。爰有周行，於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稱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爲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既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亡友劉君。

嗚呼！仁者必壽，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有疑乎？蹠、蹻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平之餒以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爲之。

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爲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邅難之區也，在險邪爲同類，而君子爲非宜。則斯言

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

於乎！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不義之物，若將浼己，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爲己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沉酗於其間者，近不出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爲塵埃，蕩爲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

嗚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於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

往年羅滂、淥水諸賊爲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御賊黨，安靖地方，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爲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爲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即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爲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

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於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於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少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溪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一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

序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游》。洪葺師録，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録》；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録者。蓋師學静入於陽明洞，得悟於龍場，大徹於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兹刻《續録》，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暗暗内光。因嘆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録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二卷、《燕居集》八卷，半閑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

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焉，庶以悦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

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悦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況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悦其親，寧是之與論乎？」

君曰：「雖然，吾子言之。」

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已。」

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

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删《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

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霓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叙。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

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叙之。

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完齋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脗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

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

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

詩曰：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貞精諒斯凝。鷄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

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尚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

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

孰葵孰爲予，友之尚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閨閫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

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婿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煒，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鷄鳴而作，候予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雨，雷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磨礱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姻

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跽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嘆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槁。李君貽教爲正郎。於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黄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嘆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咏，而沉痛惋悒，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

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斡旋，❶以運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鬨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怏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眷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敘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

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塌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

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薫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

❶「斡」，原作「幹」，據四庫本改。

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

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蘊株而塞其兑，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

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黄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

吾邑黄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

濕而上疏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僮海僚，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

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還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舍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

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

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内，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

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净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净覺，顧國聲端人也，而净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净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槁灰死，影絶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净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净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净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

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眴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巔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夭，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

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況於絶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躐以褻淨覺乎哉？

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躐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窪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事。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窪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絶逸之足，干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

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累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

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

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戹。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緇。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自也。

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

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刓剥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樸，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汀、淮，其其可念也。

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逭幕屬軍史，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

《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

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闊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

弘治乙卯，慈溪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悦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修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逾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

予惟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仿佛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産，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

其害己，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强陵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

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況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毁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强，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上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

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賁斥

爲柳州司户。賁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 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覿、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絶。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

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内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别？ 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 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吕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

而望之遂稱賢相焉。

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

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於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既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曰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

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庵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

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

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

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庵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即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

享褒封者，於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

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戹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鄰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

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鄰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鄰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躓，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

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鄰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悦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悦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況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公實來與之鄰。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既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

弘治癸丑，公爲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尚侈，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侈以樸，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

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强梗，剪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嘆其不可測識固如此。

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樸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吴、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靡；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强。每與士大夫論，輒嘆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既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已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最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作。

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

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最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隳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恒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

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

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阱。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簿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記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

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

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局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

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大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

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況兹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强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强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

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没，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乃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别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加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

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凛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睹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木閑，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馳，縲紲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室，無能爲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

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賦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❶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歙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崖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辟，既橫且縱，摐摐渢渢，洶洶瀜瀜，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遥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

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❷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内，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翱翔而將返於沛宫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户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坰，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峰矣。

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澒洞之濱而爲是也，兹

❶「嗒」，原作「哈」，據四庫本改。

❷「戟」，原作「截」，據備要本改。

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横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争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懍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懵，霆擊於耳聵，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脱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兹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潏潏汩汩，彭湃掀簸，震蕩澤渤，吁者爲竽，噴者爲篪，作止疾徐，鐘磬柷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嗃者，囂者嘷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嘐嘐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蕩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

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

子瞻展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於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

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圓。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溪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潺潺。杳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冰磴崚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磐而高挂，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蹀躡，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乃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瑶宫，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峰。寫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鷺陣排天風。鑒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絶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閑心自與澄江老，逸興離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峰近斗魁。

巖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雁回。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閑卧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卧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回溪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皋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峰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尚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祗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牀。孤吟動《梁甫》，何處卧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吕，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疏慵已分投箕潁，❶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金娥。摶風自有天池翼，莫倚逢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閑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

❶ 「潁」，原作「穎」，據四庫本改。

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尚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遊唯酒伴，年來蹤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疏多牴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溪圖

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黄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瀲灧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況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堤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峰引高興，醉携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酬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尚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游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巑岏頹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如稽。絕境固靈秘，茲遊實天啓。梵宇遍巖壑，檐牙相角抵。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薺。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

菁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降英。旅況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沓嶂回峰擁碧蘭。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雁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兹歲事難爲功。金縢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凄涼空説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蠛蠓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況，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嘆羣稀。春林羞比黄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鉤。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游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却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尚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尚遥？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游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閑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

絶糧每自嗟尼父，慍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崖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魂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閑關。溪雲壓帽兼愁重，峰雪吹衣著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緘書有雁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爲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峰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

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疏夜中老，急管哀絲爲誰好。斂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芷佩芙蓉巾。黄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囷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閒豈説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舵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峥嶸歲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裒次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録》，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既後刻《文録》，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冲年即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録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録續編》，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嘆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瀾涌川决，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説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人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即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隆慶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 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 參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 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 事欲可久，尤須簡嚴。 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 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致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 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勦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説，待期攻勦。」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 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勦撲。 惟在殲取渠魁，毋致橫加平善。 其大舉夾攻行詳議。 呈繳。

教習騎射牌 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修長技。 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 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真同兒戲。 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 爲此牌仰

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都司，選取精巧慣習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脚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着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敩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剿。」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興國謝莊兵、雩都張英才兵，撥補馮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

看得賴養介、謝莊、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峰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即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

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一千，防遏剿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艮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剿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踪跡靡定，倏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即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一十四日已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犄角之勢，共成夾剿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

穴，未免復來營給。合行知府季斅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

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劄，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即便設伏擒剿，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託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亦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尚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閻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 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季斅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

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不軌，❶若使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剿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季斅，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奬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效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彩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剿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并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沉，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鸑、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

❶「不」，原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回府，即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即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 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咨云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境。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勦，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劄。該縣鄉夫，即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勦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 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劄，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即便催督進勦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蘖，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慎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

行，仍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剿咨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議照會剿事情，已該兵部議奉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題，及差官約會進剿。即今所調漢土官兵，不旬日間俱集。若令住劄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剿，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況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剿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剿，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珣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兵。本院即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之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

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參將史春知會外，為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為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為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寧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逐旋修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劄，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工完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誤事。

搜扒殘寇咨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峒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為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省、府、衛、所、州、縣

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就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參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既撤，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摘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剿叛賊，效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寧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大用呈：「河源朱峒、吴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即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即合拿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剿截之際，姑且俱未參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即便一面嚴

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剿之回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穀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撙節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夤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修理。合委知府季斆、邢珣，不妨府事，督修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興國縣知縣黄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修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懦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修。」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即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逾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

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敕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勸；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當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剿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志行之賢否，政務之修廢，類皆未暇採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即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罷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册，就於前件下填注，印封密切，馬上差人賫報，以憑復奏，黜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參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賫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奸。具依准。

繳牌。

禁約驛遞牌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挂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屢出剿平，尚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奸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船爲站舡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竟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僞百端。若不挂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鈐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騰換，隨送軍門挂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挂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挂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贓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舡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敕諭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剿，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剿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

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寧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遯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剋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説。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擣；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住劄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敕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疏虞。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顆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脱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效，即其忠勇，尤足嘉尚。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百戶周芳前去龍南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賫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

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剿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佑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準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 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剿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況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剿，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剿，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衞有司所問囚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干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問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没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衞、所、縣。今後奉到問理等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

敢有故違者，定行參以贓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剿河源賊巢呈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峰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況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剿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凶强。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伴。況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即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劄，勿令張揚，候克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并擊合剿。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即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賫執令旗令牌，分督進剿。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

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剿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賫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期雍呈：「深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汴，暫且住劄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駐劄。」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日漸猖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合拿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

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遥度，該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侯汴前往南韶住劄，嚴剿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劄。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敕諭十二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猺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要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敕爾每年春夏在南、贛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為風憲大臣，受茲委託，尤宜廣詢博訪，擇善

而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爲圖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即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桂、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上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朝廷採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上之謀，共圖久安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即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況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已痊，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中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吏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臟賄。欲便拿究，緣無指實查行間。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欽遵。

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魚課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石，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

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曾否將官軍月糧借輳。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興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為此仰抄案回司，即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為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部咨：「該本院題，備由呈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間。」今准前因，為照添設縣所，查處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成命。況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各已慮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尚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面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為久長之

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御，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朝令，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置軍人作亂事情，❶不日啓行，必須遵照敕旨，候事完回日，方可親詣郴衡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寧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怠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户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關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託，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八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教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

❶「置」，原爲墨丁，今據四庫本、備要本補。

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誤。候處置福建事寧之日照舊」等因。題奉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敕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司賫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賫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思田公移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龍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

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參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尚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可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即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十一月二十二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況公論自明，物情已睹。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託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

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査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軍，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使於軍士之情。仰蒼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翱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尚。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輗，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翱，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

云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推用。不許循情濫舉，贓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云，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即行都、布二司一體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參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起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為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符驗關文挂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參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寧冠帶劄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目王璐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寧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寧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為定主，實心歸向。」呈詳到院，相應給與。為此牌仰官孫黃永寧遵照本院欽奉敕諭內便宜事理，就彼暫行冠帶，望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奏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

征調，竭忠效命，以報國恩。毋得因此輒與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茍違法制，罰罪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即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還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廣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還隆州，緣無志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遞年黃册，及審各目老，皆稱還隆洞黃添貴果係官户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爨多逾一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無准行暫立爲思明府還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欽奉敕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

調遣，即便出兵報效，立有功勞，賞陞不吝。如或貪殘恣肆，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貧淡如故。雖折挫屢及，而儒樸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尚。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即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共指以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修阻，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該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賫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今批行事理，即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據參議鄒輗、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爭占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深入地方都康界內，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於國典又爲有據。況博訪民間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金舊藏吏部勘合，奉有聖旨，安寶峒村莊，還着向武州管是

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親筆供詞備寫劄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 二月初一日

據參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土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參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採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李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舡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個，給還收領。槍鏢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却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即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及措與糧米等

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干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修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磚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拆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拆卸之材料，修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修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即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修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嵐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尚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尚，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

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三月二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制地方瑤、僮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合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即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内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禀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剿撫仙臺白竹諸瑤牌 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參將張經續禀：「仙臺、花相、石馬等瑤，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瑤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剿，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剿，何以分别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僉事吴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俟牛腸等處

事完之日，即便移兵進剿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胤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剿不獲，至於再；再剿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土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二府軍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剿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衛賢能官親查，

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甲士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一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猺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即行會同指揮等官周胤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即與招撫。就使清查侵占田土，以絶後爭。推選衆所信服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 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并無軍餉銀

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顧船馬。參看湖兵歸途合用廩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寧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銀内照數一并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别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尚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尚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即行，可止即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即爲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虚文委下，推避傍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紛然申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盗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遍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拿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

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着實舉行，仍須責令勤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參究。果有科斂騷擾等項，仰即拿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參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拿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即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效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目兵人等，

若有解到功次，即與紀驗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日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 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賚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效，毋得怠惰放縱，玩愒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參將沈希儀計剿八寨牌 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瑤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參將沈希儀即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韋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從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即行，可止即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瓛牌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瓛，挑選部下驍勇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參隨百户扈濂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參見，已曾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内即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剿事宜牌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參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朱鈺賫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驍勇慣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剿下岜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莫村、落村等寨，賊首韋召鑾、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大臘公、綫仲、言轉周、韋馬、覃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參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尚未來到，仰即火速進剿，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四

分半，經紀稅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并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買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尚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寧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參看得思、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尚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星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 五月十八日

據南寧衛申：「原收王仲金賠償都康州銀二百兩，[1]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淰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賠償銀兩，既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淰，賫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即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淰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修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貫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

[1]「賠」，原作「倍」，據四庫本改。下「賠」字同。

鑒，後悔何及，各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吴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貪獲首級，不肯奮勇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即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剿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土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剿除稔惡猺賊，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參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吴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即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内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剿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宣慰素抱報國之心，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效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瑤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亨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彩段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溱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溱：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部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户八員：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土舍彭蓋臣軍前冠帶劄付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溱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皋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剿田州，有蔭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蒙授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欽依勘合，内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剿，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蓋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冉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上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爲照上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蓋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效，似應俯從。」

呈詳到院，爲照彭蓋臣本以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效，即其一念報國之誠，已有可嘉；況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效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蓋臣身雖不出户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題外，合就遵照欽奉敕諭内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劄仰官舍彭蓋臣先行冠帶，就彼望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立志持身，正己律物；顧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

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剿賊。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便征剿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宣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效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瑶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日，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項，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

盤盞一副十兩。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藎臣：

銀花二枝各一兩。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
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
旗甲小頭目洞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
隨征土兵每名銀二錢。　家丁銀一錢。
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
病故土兵每名銀二兩。
首級每顆銀一兩。　賊首銀三兩。
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剿八寨殘賊牌 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剿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尚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仇。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驍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未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佐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緝，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即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剿前賊，仍聽參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

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效力，以報爾仇。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剿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即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目，❶運赴三里地方，各日扎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 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剿八寨瑶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效，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即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内，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 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并

❶「目」，原作「日」，據四庫本改。

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一看得該道議於八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 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既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 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廒貯有糧米，尚彀支給。 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 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寧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

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寧府照數支出，一面秤對，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 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即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

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致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況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 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一則可以不防來歲之農作。 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保擢用，決不虛言。

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仰稱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 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 豈不事立身榮，功成名顯，垂譽無窮者哉？ 若其因循玩愒，隳績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 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勤囑付之意，毋負毋負！ 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寧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況天道亢旱，青黄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爲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即行南寧府，備查府城内外大小人户，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内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尅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户每家一石。 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鏊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寧府軍餉銀内動支。就仰桂鏊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内，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奬勞剿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剿滅，罷兵息

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敷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尚未及行。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各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祐、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段四疋十兩，羊四只三兩，酒四埕一兩。

參政沈良佐、僉事吳天挺，副總兵李璋，參將張經、馮勛：

各花二枝二兩，段二疋六兩，羊二只，酒二埕共二兩。

知府桂鏊，同知陳志敬、林寬，推官馮衡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構禍鄰境。該前軍門奏奉調兵征剿，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及各目家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及將出繼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佐及母妻人口家當，差委指揮周胤宗等解發福建漳州府安置爲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續照本爵欽奉敕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剿即剿，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奏聞區處。」欽此。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插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

罪，存其一脈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爲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爲兩得其宜，已經具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寧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爲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即將發去安置爲民岑邦佐并母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僮軍，清查足數，每年貼䝯藤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悉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僮、瑤等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仇，以至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拿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況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剿潯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幷蒼梧縣學生員黎瓛、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寧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傍，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效；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剿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禄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

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煙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敕諭便宜事理，容令報效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上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劄搜剿，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木石磚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寧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拜恩情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

看得指揮李楠，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紀律。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即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寧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剿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奏功推用，決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效，罪亦難逃。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

續編　六

征藩公移上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兑糧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岳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兑淮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兑，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況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兑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於兑淮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即便處置空閒倉廒，或寬敞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兑淮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兑，毋得遲誤，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户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二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二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

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拿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搗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即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劄吉安府，隨兵進剿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剿。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剿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效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

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效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 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效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梘、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能勇，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户高睿賫牌前去該縣，着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雨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既妨，天時不利，人心惶惶，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參照邇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況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復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寧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敕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剿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

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剿，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并力夾剿。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疏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録，照例具奏升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逭。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剿賊牌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并力進剿，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拿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僨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

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八月十六日

照得寧王自正德二年以來，罔爲不軌，誅求財貨，强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户，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訴。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蘇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寧王并内官校尉倚勢强占，不問省城内外，查係黄册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即與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仍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偏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八月二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逵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殯殮」等情。參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内各支銀二十兩，以禮殯殮，候裝同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寧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

襲殮。間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即於見在府衛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敕旨通行各屬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聖旨敕：「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太監黄偉等先後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毀府縣，肆行反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剿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搗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劄把截。今特命爾照依該部會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劄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剿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挂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户等官世襲。賊伙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仍量加恩典。不許乘機挾仇，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敕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

玆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敕内事理，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赴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毁無存，議雇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部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内，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户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撑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寧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吊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

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九月十一日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一員，分領僉定大户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磚。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閘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疏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九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敕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册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欽遵。爲照寧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寧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即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闕，式昭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命。所有各哨官兵，尚在搜剿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録。爲此仰抄案回司，

即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贓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敕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録，備造印鈐文册，差人徑自奏繳。仍造清册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剿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參，本院即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即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二班徐璉、戴德孺。

三班曾璵。四班周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況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克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薦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尚未遍；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

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剿平，地方守備，難使廢馳。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按二司常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輳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閘。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兑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兑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尚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即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兑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兑捏作已兑，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即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即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

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寧王莊田基屋湖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産，例應籍没，合先查理。除將内官黄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册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拿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圮應合修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虚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盗。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寧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宸濠　拱栟　覲鋌　拱榺　宸涫　宸瀛　覲鏞　宸汲　宸湯　宸溛　宸潅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拱樤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吴松　張嵩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輅　賀俊　李琳　丁璜　王儲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勛　葛江　楊允　徐鋭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旻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價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萬鋭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二口：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串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樂秋　樂萱

馬八匹。金册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户牌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剿；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黄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内楊子橋等九姓漁户，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户，尚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況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户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盗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户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户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内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内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注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册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

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户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册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拿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今照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挪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内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作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疏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瘧痢，沿途亦即撥醫調治。又有數内鎮國將軍拱㮕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

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即解獻，違慢疏虞，罪將焉逭？ 及照庫藏册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庫，待命定奪。況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寧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中，堪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

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雨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剿，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問。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

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回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册，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使拿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寧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疏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僞；有等無籍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

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内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争。但有盜賊，即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拿平人，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仰即拿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遍。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

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拿，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册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即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并；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人首告，定行拿問贓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挂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户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扯，不干己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寧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況聞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靖，兵衆既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争，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臧，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贓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驀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

地方寧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官司告理。若剖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寧耐，止息爭訟。而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扯，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鬭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剿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

分別明白，造册咨送，以憑查議」等因。

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録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册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

今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并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敕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録，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册内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册，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册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佘恩、撫州府知府陳槐、建昌府知府曾璵、饒州府知府林城、廣信府知府周朝佐、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吉安府推官王暐、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南昌府推官徐文英、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吉安守禦千户所指揮同知麻璽、贛州府同知夏克義、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永新守禦千户所指揮同知高睿、南昌府通判陳旦、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佖、袁州府推官陳軨、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鉛山縣知縣杜民表、❶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瑞州府同知楊臣、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廣信府通判俞良貴、廣信府通判安節、廣信府推官嚴鎧、臨江府同知奚鉞、臨江府通判張郁、廣信府同知桂鏊、瑞州府推官金鼎、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瑢、贛州衛正千户劉鏜、贛州衛正千户楊基、廣信守禦千户所千户秦遜、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翺、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大裕、南昌府南昌縣市義驛驛丞陳文瑞、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贛州府贛縣選官雷濟、南昌府豐城縣省察官文棟材、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庾、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丁憂御史張鰲山、養病郎中曾直、養病評事羅僑、調用僉事劉藍、致仕按察使劉遜、致仕參政黄繡、閑住知府劉昭、依親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九江府知府汪穎、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南康府知府陳霖、南康府同知張禄、南康府通判蔡讓、南康府通判俞椿、南康府推官王詡、

❶「鉛」，原作「沿」，據四庫本改。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禄、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南昌府知府鄭瓛、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南昌府通判張元澄、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内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俘獲宮人四十二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二百八十四員名口；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牛三十頭，馬一百零八匹，驢騾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金册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節該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社稷，得罪祖宗。兹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

軍内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制諭内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准，備由呈繳去後。

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拱㰘，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寧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吴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由先後具奏外，竊照宸濠謀危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内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天征討，督率内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内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效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呈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 五月二十日❶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

❶「二十」，原作「十一」，據底本目録及四庫本改。

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尚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或名雖投首，實陰懷反側。近因本院往劄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隨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當參拿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賫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槍、弓箭、火銃等項，雇慣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撑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内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違限逗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拿平人，及容賊妄攀，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録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 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

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擄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即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械，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逭。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十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囚犯、紙米、工價、臟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俱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即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臟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即今見在若干，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册，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拿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

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 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 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 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 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即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

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 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 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 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 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棰楚鞭撻？ 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 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盍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産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産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概混争，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釁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産，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盡本縣人户，然後及於異縣，先盡本府人户，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争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拿問參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横，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即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兹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着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鑒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徒，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疏虞，定行從重拿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興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拿，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堰二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著，哨營可以掣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即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云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

今呈前因，參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敕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一年之上，尚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幸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既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動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一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剿，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疏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剿安義逃賊牌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價，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剿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剿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巖、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往，互相傳報，合勢黏蹤追剿，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疏略，至賊滋漫，軍法具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的實，一例給賞，毋吝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復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并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毀；往來使客及糧運，尚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况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痍，莫措一籌，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亦有供饋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乃不蒙一爲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得惠，別爲處撥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既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既來投順，官府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僞，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

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册呈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册清查之法，既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仍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絶，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即行拿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參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即行知縣顧佖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桅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施工，毋爲摧蕩，虚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内，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勦，具本奏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鼒賫奏，却乃設計詐病，推託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賫緊關

題本，赴京奏報，却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揑報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即將發去犯人王爵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六月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解宸濠，中途奉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彩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曾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即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册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

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即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笆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没，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拗，❶致有他虞，斷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 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已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内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

❶「拗」，原作「抝」，據四庫本改。

屬故違。本當參究，尚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即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挂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拿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鈐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嘩者，訪出綑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雇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拿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鬥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拿問，不許縱容爭

競囂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飭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誤。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炮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綑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户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别。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着别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拿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個月，滿日，綑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雩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頗漸移易。牌仰雩都縣掌印官，即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户習《詩》、《書》，丕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虚文搪塞取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一下

山東鄉試録 弘治甲子　前序已刻前卷

四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負大臣之名，盡大臣之道者也。夫大臣之所以爲大臣，正以能盡其道焉耳，不然，何以稱其名哉？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問以由、求可爲大臣，而告之以爲大臣之道，未易舉也。大臣之名可輕許乎？彼其居於廟堂之上而爲天子之股肱，處於輔弼之任而爲群僚之表帥者，大臣也。夫所謂大臣也者，豈徒以其崇高貴重而有異於群臣已乎？豈亦可以奔走承順而無異於群臣已乎？必其於事君也，經德不回，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一皆仁義之言，守正不撓，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莫非堯舜之道，不阿意順旨以承君之欲也；必繩愆糾繆，以引君於道也。夫以道事君如此，使其爲之君者，於吾仁義之言説而弗繹焉，則是志有不行矣，其可詘身以信道乎？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狥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見幾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不辱其身，所謂

大臣者蓋如此，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嘗觀夫子許由、求二子以爲國，則亦大臣之才也。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誠以古之大臣，進以禮，退以義，而二子之於季氏，既不能正，又不能去焉，則亦徒有大臣之才而無其節，是以不免爲才之所使耳。雖然，比之羈縻於爵祿而不知止者，不既有間矣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盡持敬之功，端九經之本。夫脩身爲九經之本也，使非內外動静之一於敬焉，則身亦何事而脩哉？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而及於此，若曰：九經莫重於脩身，脩身惟在於主敬，誠使內志静專而罔有錯雜之私，中心明潔而不以人欲自蔽，則內極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嚴，垂紳正笏而儼然威儀之整肅，則外極其檢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復禮，而所行皆中夫節，不但存之於静也；遏人欲於方萌，而所由不睽於禮，尤必察之於動也。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誠以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脩身之道未備也。静而不存，固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又無以勝其私，脩身之道未盡也。今焉制其精一於內，而極其檢束於外，則是內外交養而身無不脩矣。行必以禮，而不戾其所存，動必以正，而不失其所養，則是動静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大抵九經之序以身爲本，而聖學之要以敬爲先，能脩身以敬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是蓋堯舜之道，夫子舉

之以告哀公，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後世有能舉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治豈外是哉！斯固子思之意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聖人各有憂民之念，而同其任責之心。夫聖人之憂民，其心一而已矣。所以憂之者，雖各以其職，而其任之於己也，曷嘗有不同哉。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而原其心，以爲大禹之平水土也，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而民可免於昏墊矣。然其汲汲之心，以爲天下若是其廣也，吾之足迹既有所未到之地，則夫水之未治者亦必有之矣；水之汎濫既有所不免之地，則夫民之遭溺者亦容有之矣；夫民之陷溺由水之未治也，吾任治水之責，使水有不治以溺吾民，是水之溺民即吾之溺民也；民之溺於水，實吾之溺之也，吾其救之可不急乎！后稷之教稼穡也，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之事，而民可免於阻飢矣。然其遑遑之心，以爲萬民若是其衆也，吾之稼穡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能保其無不知者乎？民之樹藝既未能人人而必知矣，能保其無不飢者乎？夫民之有飢，由穀之未播也，吾任播穀之責，使穀有未播以飢吾民，是飢之厄民即吾之厄民也，民之飢於食實吾之飢之也，吾其拯之可以緩乎！夫禹、稷之心，其急於救民蓋如此，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雖然，急於救民者，固聖賢憂世之本心，而安於自守者，又君子持己之常道。是以顏子之不改其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

禹、稷者，誠以禹、稷、顔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後世各狥一偏之見，而仕者以趨時爲通達，隱者以忘世爲高尚，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而退不能樂顔子之樂也歟！

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人於天，默契其未然者，奉行其已然者。夫大人與天，一而已矣，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豈有先後之間哉？ 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而及此意，謂大人之於天，形雖不同，道則無異。自其先於天者言之，時之未至，而道隱於無，天未有爲也；大人則先天而爲之，蓋必經綸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與道符，裁成以創其始，而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與天之所叙者，有脗合焉；五禮未制也，以義起之，而與天之所秩者，無差殊焉，天何嘗與之違乎？ 以其後於天者言之，時之既至，而理顯於有，天已有爲也；大人則後天而奉之，蓋必窮神以繼其志，而理之固有者，祗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當行者，欽若之而不違。如天叙有典也，立爲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禮也，制爲品節以齊之，五禮自我而庸矣。我何嘗違於天乎？ 是則先天不違，大人即天也；後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與天，其可以二視之哉？ 此九五所以爲天下之利見也歟？ 大抵道無天人之別，在天則爲天道，在人則爲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牿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

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爲一。」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地顯自然之數，聖人法之以作經焉。甚矣！經不徒作也。天地不顯自然之數，則聖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經哉？《大傳》言卜筮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其意蓋謂《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則法乎圖、書。是故通於天者河也，伏羲之時，天降其祥，龍馬負圖而出，其數則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是爲數之體焉。中於地者洛也，大禹之時，地呈其瑞，神龜載書而出，其數則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是爲數之用焉。圖、書出矣，聖人若何而則之？彼伏羲則圖以畫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積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則儀象之體立矣；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兑、震、巽、艮，則八卦之位定矣。是其變化無窮之妙，何莫而不本於圖乎？大禹則書以叙疇，實其中五者，皇極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紀，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徵而九福極，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是其先後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於書乎？吁！聖人之作《易》，其原出於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歟！大抵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但伏羲先得乎圖以畫卦，無所待於書；大禹獨得乎書以叙疇，不必考於圖耳。若究而言之，則書

固可以爲《易》，而圖亦可以作《範》，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哉？ 噫！ 理之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書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大臣告君，既勉其脩君道以貽諸後，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 夫君道之脩，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 大臣之論如此，其亦善於告君者哉！ 吾想其意，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吾王其必勤顧諟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體，而自我建之，以爲斯民之極也；操日躋之敬，以明夫善，盡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爲天下之準也。 然中果何自而建邪？ 彼中見於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動無不宜，而後其用行矣；中存於心，必制以此理之節文，使静無不正，而後其體立矣。 若是，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 本支百世，皆得以承懿範於無窮，而建中之用，綽乎其有餘裕矣。 子孫千億，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餘地焉。 然是道也，非學無以致之。 蓋古人之言，以爲傳道者師之責，人君苟能以虚受人，無所拂逆，則道得于己，可以爲建極之本，而王者之業益以昌大矣。 考德者師之任，人君果能願安承教，無所違拒，則德成于身，足以爲立準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開拓矣。 是則君道脩而後其及遠，師道立而後其功成。 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 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

德建中，允執厥中之餘緒也；制心制事，制外養中之遺法也。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是又心學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則仲虺之學，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叙道統之傳，而謂伊尹、萊朱爲見而知者，而説者以萊朱爲仲虺，其信然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賢王之爲治，惟在嚴以遠小人，而專于任君子也。蓋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繫焉，人君立政，可不嚴于彼專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豈不曰，立政固在於用人，而非人適所以亂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憸人之不可用，蓋自昔而然矣。繼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則其施爲之詳，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將何所取乎？繼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不致懈怠而廢弛，則其料理之煩，亦非獨力所能舉也，而將何所用乎？必其於憸人也去之而勿任，於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後政無不立矣。蓋所謂憸人者，行僞而堅，而有以飾其詐，言非而辯，而有以亂其真者也，不有以遠之，將以妨吾之政矣；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勿使得以戕吾民，壞吾事，而撓吾法焉。所謂吉士者，守恒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貞吉之操，而事變不能摇者也，不有以任之，無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終之無間，務使得以安吾民，濟吾事，而平吾法焉。吁！嚴以去之，則小人無以投其釁；專以任之，則君子有以成其功。國家之治也，其以是歟！抑考之於《書》，禹、

益、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際，每致意焉。蓋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細故也。秦漢以下，論列之臣，鮮知此義，惟諸葛孔明之言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其意獨與此合，故論者以爲三代之遺才云。

詩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戍者自言勞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玁狁之患，不可以不備，則戍役之勞，自有所不免矣。王者於遣戍之時，而代爲之言若此，所謂「叙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此詩之意，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已之義。彼休息之樂，吾豈獨無其情乎？啓居之安，吾寧獨無其念乎？誠以王命出戍，則此身既已屬之軍旅，而勢不容於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間，奔走風塵之下。師出以律，而號令之嚴其敢違？軍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後？則吾雖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雖懷啓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誠以玁狁猾夏，則是舉本以衞夫生靈，而義不容於自已耳。彼其侵擾疆埸之患雖亦靡常，而憑陵中國之心實不可長，使或得肆猖獗，則腥羶之憂，豈獨在於廊廟？如其乘間竊發，則塗炭之苦，遂將及於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無非保乂室家，而玁狁之是備也；我之不暇啓居者，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吁！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風以敵愾

勤王之義，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歟！ 大抵人君之爲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即戍之訓亦有所不敢後也。觀此詩之遣戍，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惻惻哀憐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玁狁於平日者，蓋亦無所不至。故玁狁之在三代，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後世無事則懈弛，有事則張皇，戍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新廟制以順人心，詩人之頌魯侯也。

夫人君之舉動，當以民心爲心也，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 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及此，謂夫我公之脩廟也，材木盡來、甫之良，經畫殫奚斯之慮。意以卑宮之儉，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則新廟之作，雖其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處，而非敬事其先祖，則新廟之脩，雖甚碩焉，亦非過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體制極其巍峩，蓋斯革斯飛，孔曼而長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廣，而規模極其弘遠，蓋閑如奕如，且碩而大也。然廟制之極美者，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 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廟之弗稱，固其所願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澤流後世，而廟之弗緝，固其所願脩治也，今之孔碩，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爲廟之曼者宜也，非過也；向之致怨于弗緝者，今皆欣然而滿望，莫不以爲廟之碩者非過也，宜也。吁！ 廟制脩於上，

而民心順於下，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而魯公之賢，亦可想矣。抑考魯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懷養其民人者，無非仁愛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雖一廟之脩，亦必本其先世之澤而頌禱焉。降及秦漢干戈之際，尚能不廢弦誦，守禮義，爲主死節，而漢高不敢加兵。聖人之澤，其遠矣哉！

春秋

楚子入陳宣公十一年　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順，而伯國自褻其威，既可貶；外兵黷，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譏。此楚以爭伯爲心，而晉失待之之道，《春秋》所以兩示其法也。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略，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始焉縣陳，以討罪也，而徵舒就戮；繼焉入鄭，以貳己也，而潘尪遂盟。一則討晉之所未討，一則平鄭之所欲平，是雖未免以力假仁，然其義則公，其辭則順矣。晉欲强之，必脩德以俟，觀釁而動，斯可也，顧乃興無名之師，而師之以林父，楚子退師矣，而猶欲與之戰，先縠違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邲戰既北，而晉遂不支。則是主晉之師者，林父也，棄晉之師者，林父也，責安所逃乎？《春秋》於陳書入，於鄭書圍者，所以減楚之罪，而于邲之戰，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自夫晉人之威既褻，而後楚人之勢益張，伐蕭不已，而圍其城，圍蕭不已，而潰

其衆，以吞噬小國之威，爲恐動中華之計，是其不能以禮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黷矣。晉欲禦之，必信任仁賢，脩明政事，斯可也；顧乃爲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穀，不能强於爲善，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不能屈於羣策，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故其盟亦隨敗，而晉卒不競，則是主斯盟者，喪師之穀也，同斯盟者，列國之卿也，責安所歸乎？《春秋》不稱蕭潰，特以滅書者，所以斷楚之罪；而清丘之盟，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吁！楚莊之假仁，晉景之失策，不待言説，而居然於書法見之，此《春秋》之所以爲化工歟！抑又論之：仗義執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晉主夏盟，雖世守是道，猶不免爲三王之罪人，而又并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顧汲汲於會狄伐鄭，而以討陳遺楚，使楚得風示諸侯於辰陵，則是時也，雖邲之戰不敗，清丘之盟不渝，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嗚呼！孔子沐浴之請，不用於哀公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説，見用於高帝而漢興，愚於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昭公五年

《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絶也。蓋君子與人爲善，而世類之論，亦所不廢也。然則徐、越從楚伐吴，而《春秋》進之者，非以此哉！慨夫慶封就戮，楚已見銜於吴，東鄙告入，吴復致怨於楚，至是楚子内摟諸侯，外連徐、越，而有伐吴之役。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蓋慶封之惡，齊之罪人也，吴子納而處之，

是爲崇惡，楚子執而戮之，是爲討罪，彼曲此直，公論已昭於當時矣。夫何吴子違義舉兵，困三邑之民，報朱方之憾，豈非狄道哉？楚子率諸侯以伐之，聲崇惡之過，問違義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以無罪而討有罪也，揆之彼善於此之義，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絶邪？蓋徐、越之夷，夏之變於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後，越本大禹之後，元德顯功，先世嘗通於周室矣，惟其後人瀆禮稱王，甘心於僭僞，得罪於典常，故爲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雖不使與中國等，下亦不使與夷狄均，蓋以後人之僭僞，固法所不貸，而先世之功德亦義所不泯也；揆之賞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絶者歟！夫事既有可善，類又無可絶，故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聖人以爲楚之是伐，比吴爲善，其從之者，又皆聖賢之後，則進而稱人可也。《春秋》之慎於絶人也如是。夫抑論吴、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吴以泰伯之後而稱王，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及其浸與盟會，亦止於稱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蓋待之雖恕，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然則僭僞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

禮記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君子之所謹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於此而不謹，烏能以無失哉！記禮器者，其旨若曰：「觀

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與人交接也，不有禮乎？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禮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見，是禮在所當慎矣。不有樂乎？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樂之邪正，人之邪正所從著，是樂在所當慎矣。君子於和序之德，固當慎之於幽獨之地，而於接人之際，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其能以無慎乎？君子於禮樂之道，固當謹之於制作之大，而於與人之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謹乎？故其與人交接也，一舉動之微，若可忽矣，而必兢兢焉常致其檢束，務有以比於禮而比於樂。其與人酬酢也，一語默之細，若可易矣，而必業業焉恒存夫戒謹，務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與者鄉邦之賤士，而其笑語，卒獲肅然大賓是接也，❶況其所與之尊貴乎？所對者，閭閻之匹夫，而其威儀，卒度嚴乎大祭是承也，況其所對之嚴憚乎？君子之慎其所以與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動容周旋必中夫禮樂，而無失色於人也歟！抑論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慎獨者，與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省察於莫見莫顯，使其存於中者，無非中正和樂之道，故其接於物者，自無過與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會聘享之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由其無慎獨之功，是以陽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必先慎獨而後可。

❶「卒」，原作「率」，形近而誤，今據下文改。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內感而外必應，上感而下必應。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昔聖人之意，謂夫民以君爲心也，君以民爲體也，體而必從夫心，則民亦必從夫君矣。彼其心具於內，而體具於外，內外之異勢，若不相蒙矣；然心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身之從之也，自有不期然而然。如心好夫采色，則目必安夫采色；心好夫聲音，則耳必安夫聲音；心而好夫逸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發於心而慊於己，有不勉而能之道也；動於中而應於外，有不言而喻之妙也。是何也？心者身之主，心好於內而體從於外，斯亦理之必然歟！若夫君之於民，亦何以異於是？彼其君居於上，而民居於下，上下之異分，若不相關矣。然君惟無好則已，一有所好，而民之欲之也，亦有不期然而然。如君好夫仁，則民莫不欲夫仁；君好夫義，則民莫不欲夫義；君而好夫暴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倡於此而和於彼，有不令而行之機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有不疾而速之化也。是何也？君者民之主，君好於上，而民從於下，固亦理之必然歟！是則內外上下，本同一體，而此感彼應，自同一機，人君之於民也，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民固必從乎君矣，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爲人君者，但知下之必從夫上，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則將恣己徇欲，惟意所爲，而亦何所忌憚乎？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君

以民存，亦以民亡。」噫，可懼乎！

論

人君之心惟在所養

人君之心，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養之以善，則進於高明，而心日以智；養之以惡，則流於汙下，而心日以愚。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不可以不慎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雖草木之微，亦必有雨露之滋，寒煖之劑，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而況於人君之心，天地民物之主也，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而非其心之智焉，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識其邪正之歸，辯其善惡之分，而君心之智否，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而可以不慎乎哉？君心之智，在於君子之養之以善也；君心之愚，在於小人之養之以惡也。然而君子小人之分，亦難乎其爲辯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之相授受而所以丁寧反覆者，亦惟以是。則夫人君之心，亦難乎其爲養矣。而人君一身，所以投間抵隙而攻之者，環於四面，則夫君心之養，固又難乎其無間矣。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洞察機微之明，而後能以養其心；必有篤確精專之誠，而後能以養其心。斯固公私之所由異，邪正之所從分，善惡之所自判，而君心智愚之關也。世之人君，孰不欲其心之公乎？然而每失之於邪也。孰不欲其心之善乎？然而每失之於惡也。是

何也？無君子之養也。養之以君子，而不能不問之以小人也，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昔者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處仁遷義，爲有商之令主，則以有伊尹之聖以養之；成王孺子襁褓，而卒能祗勤于德，爲成周之盛王，則以有周公之聖以養之。桀紂之心，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則其所以養之者，惡來、飛廉之徒也。嗚呼！是亦可以知所養矣。人雖至愚也，亦寧無善心之萌？雖其賢智也，亦寧無惡心之萌？於其善心之萌也，而有賢人君子擴充培植於其間，則善將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智矣。於其惡心之萌也，而有小夫憸人引誘逢迎於其側，則惡亦無所不至，而心日以愚矣。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斯已矣；苟欲其心之智，則賢人君子之養，固不可一日而缺也。何則？人君之心，不公則私，不正則邪，不善則惡，不賢人君子之是與，則小夫憸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一失其所養，則流於私，而心之智蕩矣；入於邪，而心之智惑矣；溺於惡，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爲之養，則義理之學足以克其私心也，剛大之氣足以消其邪心也，正直之論足以去其惡心也。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强，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而兇憸者類於剛直，故士有正而見斥，人有憸而獲進，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於是乎慎釋而明辯，❶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而不得有所

❶「釋」，備要本作「擇」。

混淆於其間，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然而梗直者難從，而諂諛者易入也；拂忤者難合，而阿順者易親也。則是君子之養未幾，而小人之養已隨；養之以善者方退，而養之以惡者已入。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必信之篤，而小人不得以間；任之專，而邪佞不得以阻；并心悉慮，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而所謂養之以善矣。夫然後私者克而心無不公矣，邪者消而心無不正矣，惡者去而心無不善矣。公則無不明，正則無不達，善則無不通，而心無不智矣。夫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可以息天下之邪，可以化天下之惡，可以興禮樂、脩教化，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邪！人君之心，惟在所養，范氏之説蓋謂養君心者言也，而愚之論則以爲非人君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則雖有賢士君子之善養，亦無從而效之，而猶未及於人君之所以自養也。然必人君自養其心，而後能有洞察之明、專一之誠以資夫人，而其所以自養者，固非他人之所能與矣，使其勉强於大庭昭晰之時，而放縱於幽獨得肆之地，則雖有賢人君子，終亦無如之何者，是以人君尤貴於自養也。若夫自養之功，則惟在於存養省察，而其要又不外乎持敬而已。愚也請以是爲今日獻。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録表 開元二十四年

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具官臣張九齡上言：恭遇千秋聖節，謹以所撰《千秋金鑑録》進呈者。臣九齡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伏以古訓有獲，成憲無愆，自昔致治之明君，莫不師資於往典，故武王有《洪範》之訪，而高宗起舊學之思。茲蓋伏遇□□□□，❶乃武乃文，好問好察，赤龍感唐堯之瑞，白魚兆周武之興，是以誕應五百載之昌期，而能起紹億萬年之大統。時維八月，節屆千秋，凡茲鼎軸之臣，皆有寶鏡之獻，祝頌所寓，恭敬是將。臣九齡學本面墻，忠存自牖，竊謂群臣所獻，雖近正冠之喻，揆諸事君以禮，尚虧懋德之規。顧瓌奇之珍，則尚方所自有，而珠玉是寶，雖諸侯以爲殃。仰窺文皇「以人爲鑑」之謨，竊取伏羲制器尚象之義，覃思古昔，效法丹書，粗述廢興，謬名《金鑑》。蓋搜尋舊史，無非金石之言；而採掇前聞，頗費陶鎔之力；躬鉛槧以實録，敢粉飾乎虛文？鼓鑄堯舜之模，鑪冶商周之範；考是非之迹，莫遁妍媸；觀興替所由，真如形影。彼六經之道，夫豈不明？而諸子之談，亦寧無見？顧恐萬機之弗暇，願攄一得而少裨，雖未能如賈山之《至言》，或亦可方陸生之《新語》。善可循而惡可戒，情狀具在目前；亂有始

❶「□□□□」，四庫本作「皇帝陛下」。

而治有源，儀刑視諸掌上。公私具燭，光涵陽德之精；幽隱畢陳，寒照陰邪之膽。蓋華封之祝，未罄於三，而魏徵所亡，聊獻其一。若陛下能自得師，或亦可近取諸此，視遠亦維明矣，反觀無不瞭然。誠使不蔽於私，自當明見萬里；終能益磨以義，固將洞察纖毫。維兹昧爽所需，用爲緝熙之助。伏願時賜披閲，無使遂掩塵埃。宜監于殷，勵周宣之明發；顧諟天命，效成湯之日新；永惟丕顯之昭昭，庶識微衷之耿耿。月臨日照，帝德運於光天；嶽峙川流，聖壽同於厚地。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述《千秋金鑑録》隨表上進以聞。

策五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徧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漢而下，禮樂日衰，既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之舊制，則亦不過苟且因循，以承近世之陋習而已。蓋有位無德，固宜其然也。惟我太祖、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位，故其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其廣大淵微，有非世儒所能測識耳。夫合九廟而同堂，其有倣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見於經乎？聲容之爲備，而郊祭之舞去干戚以爲容，雅頌之爲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爲之者。然而治化之隆，超然於三代之上，則其間固宜自有考諸三王而不謬者，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之言

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爲觀美而已也，固將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因以移風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人情以爲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夫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者，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者，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者，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禮之文也。」夫所謂禮樂之情者，豈徒在於鐘鼓、干戚、簠簋、制度之間而已邪？豈徒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間而已邪？後世之言禮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而局於鄭氏、王肅之學。鐘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大，紛紛藉藉，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因愈以廢墜。是豈知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乎？傳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之樂，其亦何異於古乎？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也，則雖折旋周禮，而戛擊《咸》《韶》，其亦何補於治乎？即是說而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而並祭亦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

亦無傷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嗚呼！此我太祖、太宗之所以爲作者之聖，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竊嘗伏觀祖宗之治化功德，蕩蕩巍巍，蟠極天地之外，真有以超越三代而媲美於唐虞者。使非禮樂之盡善盡美，其亦何以能致若是乎？草莽之臣，心亦能知其大，而口莫能言之，故嘗以爲天下之人，苟未能知我祖宗治化功德之隆，則於禮樂之盛，固宜其有所未識矣。雖然，先王之制，則亦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爲九，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而用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爲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亦不害其爲協諸義而協矣。雖然，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爲尤善乎？國家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亦不害其爲因人情而爲之飾矣。雖然，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此周公所以爲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未免於拘滯，所敢肆其狂言，則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上也。

問：佛老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以爲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歟？夫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則誠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闢乎？其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願諸君之深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三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

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鬭鼠，是非孰從而辨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愼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而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二，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要亦非庸下者，其脩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脩齊治平者之不同耳。是其爲心也，以爲吾仁矣，則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則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斂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況，荀況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冒進而無

恥。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奸，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是而攻焉，彼既有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夫！生復言之，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者，夫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己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即老氏之所謂「和其光而同其塵」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亦有以啓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皆出於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君之事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爲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往速其

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尤孔子之所深嘉屢嘆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於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甚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往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

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 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歸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以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 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而詢人，則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暗然而無以爲答也。今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爲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 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爲仁哉？ 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

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若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理以爲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净盡，天理流行，是以内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顧其平日亦有所不敢自暴自棄，而心融神會之餘，似亦微有所見，而執事今日之問，又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幸執事不以爲僭而教之也。

問：風俗之美惡，天下之治忽關焉。自漢以來，風俗之變而日下也，猶江河之日趨於海也，不知其猶可挽而復之古乎？將遂往而不返也，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説者以爲一國之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也有難易。夫風俗之在三代也，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漢；其在漢也，又不知其凡幾變矣，而始爲唐爲宋。就使屢變而上焉，不過爲漢而止耳，爲唐而止耳，而何以能遂復於三代乎？今之風俗，則賈誼之所太息者有之矣。皇上之德，過於漢文，諸士苟有賈生之談焉，固所喜聞而樂道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夫風俗之頹靡而不覺也，譬之潦水之赴壑，

浸淫泛濫，其始若無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馳潰決，忽焉不終朝而就竭。是以甲兵雖强，土地雖廣，財賦雖盛，邊境雖寧，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則風俗之頹靡實有以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爲首務，武王勝殷，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當是時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於爲是者，誠以天下風俗之所關，而將以作興其篤厚忠貞之氣也。故周之富强不如秦，廣大不如漢，而延世至於八百年者，豈非風俗之美致然歟！今天下之風俗，則誠有可慮者，而莫能明言之，何者？西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懦；東漢之末，其風俗失之激；晉失之虚，唐失之靡，是皆有可言者也。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則復類於悍也；謂之激，則復類於同也；謂之虚，則復類於瑣也；❶謂之靡，則復類於鄙也。是皆有可慮之實，而無可狀之名者也。生固亦有見焉，而又有所未敢言也。雖然，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位，於此而不直，是無所用其直矣。請遂言之。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閹然媚於世者，是鄉愿也。」蓋今風俗之患，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重儇狡而輕朴直，議文法而略道義，論形迹而遺心術，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習染既非一日，則天下之人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驟而語之，若不足以爲患，而天下之患終必自此而起；泛而

❶「也」，原作「而」，據上下文改。

觀之，若無與於鄉愿，而徐而察之，則其不相類者幾希矣。愚以爲欲變是也，則莫若就其所貌者而振作之。何也？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從而重之；所賤者，廉潔也，必從而貴之；所輕者，朴直也，必從而重之；所遺者，心術也，必從而論之；所鄙者，狷介也，必從而尚之。然而今之議者，必以爲是數者未嘗不振作之也，則亦不思之過矣。大抵聞人之言，不能平心易氣，而先横不然之念，未有能見其實然者也。夫謂是數者之未嘗不振作之也，則夫今之所務者，果忠信歟？果流通歟？所貴者，果進取歟？果廉潔歟？其餘者亦皆以是而思之，然後見其所謂振作之者，蓋亦其名，而實有不然矣。今之議者，必且以爲何以能得其忠信廉潔之實而振作之？則愚以爲郭隗之事，斷亦可見也。爲人上者，獨患無其誠耳。苟誠心於振作，吾見天下未有不翕然而向風者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敦，薄夫寬。」夫夷、惠之風所以能使人聞於千載之下而興起者，誠焉而已耳。今曰：「吾將以忠信廉潔振作天下，而中心有弗然焉。」則夫鄉愿之所謂居之似忠信，❶而行之似廉潔者，固亦未嘗無也。

問：明於當世之務者，惟豪傑爲然。今取士於科舉，雖未免於記誦文辭之間，然有司之意固惟豪傑是求也。非不能鈎深索隱以探諸士之博覽，然所以待之淺矣，故願相與備論當世之務。夫官冗矣而事益不治，其將何以

❶「鄉」，原作「情」，據四庫本改。

鼇之？賦繁矣而財愈不給，其將何以平之？建屏滿於天下而賦祿日增，勢將不掉，其將何以處之？清戎遍於海內而行伍日耗，其將何以籌之？蝗旱相仍，流離載道，其將何以拯之？獄訟煩滋，盜賊昌熾，其將何以息之？勢家侵利，人情怨咨，何以裁之？戎胡窺竊，邊鄙未寧，何以攘之？凡此數者，皆當今之急務，而非迂儒曲士之所能及也，願聞其說。

執事詢當世之務，而以豪傑望於諸生，誠汗顏悚息，懼無以當執事之待。然執事之問，則不可虛也，生請無辭以對。蓋天下之患，莫大於紀綱之不振，而執事之所問者，未及也。夫自古紀綱之不振，由於爲君者垂拱宴安於上，而爲臣者玩習懈弛於下。今朝廷出片紙以號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慄悚懼，❶不可謂紀綱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應其上者，不過簿書文墨之間，而無有於貞固忠誠之實。譬之一人之身，言貌動止，皆如其常，而神氣恍然，若有不相攝者，則於險阻煩難，必有不任其勞矣，而何以成天下之亹亹哉？故愚以爲當今之務，莫大於振肅紀綱，而後天下之治可從而理也。是以先進紀綱之説，而後及執事之問。夫官冗而事不治者，其弊有二：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傑者，名器而已。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者不能慎惜，而至或加之於異道憸邪之輩，又使列於賢士大夫之上，有志之士，吾知其不能與之齒矣。此豪傑之所以解體，而事之所以不治者，名器之太濫也。至於陞授之際，不

❶「慄」，原作「慓」，據四庫本改。

論其才之堪否，而概以年月名次之先後爲序，使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而無不可爲之慮，又一事特設一官，或二人而共理一職，十羊九牧，徒益紛擾。至於邊遠疲弊之地，宜簡賢能特加撫緝，功成績著，則優其遷擢，以示崇獎，有志之士，宜亦無不樂爲者，而乃反委之於庸劣，遂使日益凋瘵，則是選用太忽之過也。天下之治，莫急守令，而令之於民，尤爲切近。昔漢文之時，爲吏者長子孫居官，以職爲氏，今者徒據紙上之功績，亟於行取，而責效於二三年之間，彼爲守令者，因是亦莫不汲汲於求去，而莫有誠確久遠之圖，此則求效太速之使然耳。賦繁而財不給者，此無益之費多，而冗食之徒衆也。去是二者，而又均一天下之賦，使每郡各計其所入之數，而均之於田，不得有官民二則之異，則詭射之弊息，而賦亦稍平矣。至於建屏之議，尤爲當今之切務，而天下之人莫敢言者。欲求善後之策，則在於朝廷之上，心於繼志，而不以更改爲罪；建議之臣，心於爲國，而不以獲罪自阻，然後可以議此。不然，雖論無益矣。蓋昔者漢之諸侯，皆封以土地，故其患在强大而不分，分則易弱矣。今之藩國，皆給以食祿，故其患在衆多而不合，合則易辦矣。然鼂錯一言，而首領不保，天下雖悲錯之以忠受戮，其誰復敢言乎？清戎之要，在於因地利而順人情。蓋南人之習於南，而北人之習於北，是謂地利。南之不安於北，而北之不安於南，是謂人情。今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土，而以其清而不得者之糧，餽輸之於邊，募驍勇以實塞下，或亦兩得之矣。蝗旱相仍而流離載道者，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也；獄訟繁滋而盜賊昌熾者，

賦繁而財愈不給之所起也。勢家侵利而人情怨咨，則在於制之以禮，而一轉移於向背之間而已。昔田蚡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懼而退。夫以田蚡之橫，而武帝一言不敢復縱，況未及蚡者，誠有以禁戒懲飭之，其亦何敢肆無忌憚也哉？ 胡戎窺竊而邊鄙未寧，則在於備之不預，而畏之太深之過也。夫戎虜之患，既深且久，足可爲鑒矣。而當今之士，苟遇邊報稍寧，則皆以爲不復有事，解嚴弛備，恬然相安，以苟歲月，而所謂選將練兵，蓄財養士者，一且置之度外，縱一行焉，亦不過取具簿書，而實無有於汲汲皇皇之意；及其一旦有事，則倉黃失措，若不能以終日。蓋古之善御戎狄者，平居無怠忽苟且之心，故臨事無紛張繆戾之患，兢惕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所以爲得也。若夫制御之策，則古今之論詳矣，在當事者擇而處之，生不能別爲之說也。夫執事之所以求士者，不專於記誦文辭之間，故諸生之文亦往往出於科舉之外，惟其說之或有足取，則執事幸採擇之！

山東鄉試錄後序

弘治甲子秋八月甲申，《山東鄉試錄》成，考試官刑部主事王守仁既序諸首簡，所以紀試事者慎且詳矣。鼎承乏執事後，有不容無一言以申告登名諸君子者。夫山東，天下之巨藩也。南峙泰岱，爲五嶽之宗，東滙滄海，會百川之流。吾夫子以道德之師，鍾靈毓秀，挺生於數千載之上，是皆窮天地，亘古今，超然而獨盛焉者也。然陟泰岱則知其高，觀滄海則知其大，生長夫子

之邦，宜於其道之高且大者有聞焉，斯不愧爲邦之人矣！諸君子登名是録者，其亦有聞乎哉？夫自始學焉，讀其書，聚而爲論辯，發而爲文詞，至於今，資藉以階尺寸之進而方來未已者，皆夫子之緒餘也。獨於道未之聞，是固學者之通患，不特是邦爲然也。然海與岱，天下知其高且大也，見之真而聞之熟，必自東人始，其於道，則亦宜若是焉可也。且道豈越乎所讀之書與所論辯而文詞之者哉？理氣有精粗，言行有難易，窮達有從違，此道之所以鮮聞也。夫海岱云者，形勝也；夫子之道德也者，根本也；雖若相參並立於天地間，其所以爲盛，則又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鼎實陋於聞道，幸以文墨從事此邦，冀所録之士，有是人也，故列東藩之盛，樂爲天下道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

附録一　年譜一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禄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鑒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温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彦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朝，廟祀增城。彦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别號實庵，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携先生如京師，先生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爲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

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巹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説，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

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

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

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婿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爲奇驗。

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

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

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爲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及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

剴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録江北。

先生録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别。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巖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嘆。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游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嘆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虚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

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剎，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説甚麼！終日眼睁睁看甚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録皆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息訟，皆有成法。録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爲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

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繞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兖、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❶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悦，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億説》。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饋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

❶「土」，原作「上」，今據四庫本、備要本改。

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析其不可，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

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為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為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莅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嚚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

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

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兹來乃與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黄宗賢綰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巏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絶，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黄綰、應良論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

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

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已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庵、象山之學。王輿庵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

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 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注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 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 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 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説，雖以此得罪無恨。晦庵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

肯慢爲兩解之說以陰助于輿庵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爲叙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爲文以贈。略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

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説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洸及黄綰、應良、朱節、蔡宗兖、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録》所載首卷是也。其自叙云：「愛因舊説

汩没，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絶河矣。如説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黄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坼，❶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兹行耳。後輩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兹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綰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

孟源問：「静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强禁

❶「坼」，原作「折」，四庫本作「拆」，據文意改。

絶。」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强禁絶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個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❶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黄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騮、周積、郭慶、欒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篪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脱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

❶「年」，原作「月」，據四庫本、備要本改。

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兗之孫，西林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守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賫幡供諸佛，奉迎佛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爲路費，許之。輔臣楊廷和等與户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於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爲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卧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户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❶往返經年，靡費逾

❶「土」，原作「上」，據四庫本改。

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絶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内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省兵備，刻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説耶？福建諸軍稍緝，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即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

既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强。而猶執持重之説，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哉？」於是親率諸道鋭卒進屯上杭，密敕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虚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并進，直擣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滚木礧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剿。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温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

是月奏捷，具言福建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賜敕獎賚，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

中，絕深奸于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爲見兵二千有餘，❶已爲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懈，遥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爲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悦。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

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户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

❶「千」，原作「十」，據四庫本改。

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爲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

按：是月聞蔡宗兗、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摇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霅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敕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止以巡撫莅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參提之後，而不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即押赴市曹，斬之以狥，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於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起即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逾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以爲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爲提督，得以軍法從事，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遥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

遂寢。

按敕諭有曰：「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户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

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拼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

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按：是諭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爲之腹

心，而桶岡爲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礌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敕獎諭。

是役也，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清，指揮使郟文，知府邢

珣、季斅、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泉、馮廷瑞、姚璽，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黄文鸑、宋瑢、陸璥，千户陳偉、高睿等咸上功。

酋長謝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鈎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横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於横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户孟俊伐木立栅，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鄰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浰。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并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廨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讎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

以病也。

襲平大帽、浰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浰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池氏兇狡，兩經夾剿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

爲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讎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藉珂以紿三浰，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二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參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余恩及黃表頒曆三浰，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己，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疏，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猂酋，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參隨數人館伴，復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詬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復決殲魁之念矣。逾日辭歸，先生曰：「自此至三浰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州今歲有

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户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擣下浰。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屩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斅，推官危壽，指揮余恩、[1]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

九連山横亘數百里，四面陡絶，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鋭七百余，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后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

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剿撫之先後，則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

[1]「余」，原作「俞」，據四庫本改。

日剪月削，澌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況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矣。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己，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

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疏上，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即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即日回軍，及計斬浰頭，廣東尚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

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爲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

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矣：求其爲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爲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循州龍川、❶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爲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修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浰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户。辭免，不允。

旌横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莅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横水，再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

❶「係」，原作「非」，據明嘉靖四十三年本《陽明先生年譜》中卷改。

再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況臣禍過災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賚，其如賞功之典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周魁、郭持平、劉道、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余光、黃槐密、黃鎣、吴倫、陳稷、劉魯、扶黻、吴鶴、薛僑、薛宗銓、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於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録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録刻成書，傍爲之釋，而引以叙。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説，有相牴牾，恒疢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説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説，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

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説猶有大相繆戾者。❶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説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説，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録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説，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説，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大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録》。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録》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録一卷，刻于虔。

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霅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

❶ 朱，原作「諸」，據四庫本改。

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修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

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以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户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謂：「不加賦而財足，所

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内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内，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三

附録二　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廕。

以三浰、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户。上疏辭免，謂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郴、衡諸處羣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先生遂返舟。

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詞文名，屈致鼓衆，株連富民，朘剥財産，縱大賊閔念四、

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凈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鋭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讎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上乃令太監韋霦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敕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后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敕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具奏其不法。同官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

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敕，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敕有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敕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荊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日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時日午，天忽陰曀，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御史王

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黄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僞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鋭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參政王倫爲兵部尚書，季敩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脅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

始濠聞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饋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

濠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内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橱，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

初，寧獻王臞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内人争免，遂匿優人家，與秦灤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人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魚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并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并進，剋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賊將淩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

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栱㮵與萬鋭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説安慶，季斆説吉安，而自與宗支栱栟、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鋭、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

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業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

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爲牽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時奉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説。」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賫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剋期會于樟樹，白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暐，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

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汊，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絚而登，遂入城，擒拱樤、萬鋭等千有餘人，所遺宫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圮等皆自投首。

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鬭，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内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强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强，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之。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并進，擊

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繞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噪乘風逼黄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争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横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争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横、丁樻、王春、吴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吴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鄭文、馬驥、白昂等，擒斬

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横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吴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己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闕，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閩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

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内，善飲食之。縛賫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聞鋭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黄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即前賫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

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即陰募驍勇，

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幷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

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髮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

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詫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辯。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

民已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益王、淮王餉軍，留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參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

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户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敕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卧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維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

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内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

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

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明日游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游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追，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剝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

之矣。」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産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没，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栖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煙火斷絶，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别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禄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

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叙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黄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内，而程、朱格物之説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内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脱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

謂其本無脱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大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人，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内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爲求之於内，是以己性爲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

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

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説，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説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脱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説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説，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

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觀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内，再上之。始議北旋。

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揺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

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辨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

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忠、泰挾天子以偕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畏，即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阯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己，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佯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痴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

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釁不得，遂逮元亨，❶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愬。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枲。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

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

❶「逮」，原作「建」，據四庫本改。

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己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予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辨。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予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蘇。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

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吏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

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鋭，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吴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説，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説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

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説。

録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溪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説，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録》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吴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兖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

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崖韜、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虚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崖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

《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是眞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辨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遺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爾昔能

剿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略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罹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阱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構，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脱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上，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

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説，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

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静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吴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黄文涣、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别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禄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卷，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温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

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兹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❶

❶「成」，備要本作「盛」。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録三　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册改造，務爲删削。先生曰：「册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搆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册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耻：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内外含

縫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絶，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内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一二器，曰：「齋素行於幕内，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

先生卧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説，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説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聖旨：卿倡義督兵，剿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

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二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即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并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録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

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

有未信歟，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以自信歟，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也。」

是月德洪赴省城，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接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録，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

曰：「二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説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揜。惟其不揜，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議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禀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禀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先生《與黄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勵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

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脱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虚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復，却恐無益而有損。」

《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僞，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秘，從前儒者多不善悟到，故其説入於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峰，❶鄭太夫人於徐山。

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

張元沖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説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

❶「柱」，原作「住」，據四庫本改。

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己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

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辟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

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至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

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强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没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人於

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

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

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携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説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説，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

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楩便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

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閑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涯、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録》。

《傳習録》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

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按，是年南大吉匾莅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嬴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録者廪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卷，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卷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子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

答顧東橋璘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

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靈明覺，即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虚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

《大學》格物之説，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内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

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並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

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矣。❶ 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内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説，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

❶「枘」，原作「柄」，據四庫本、備要本改。

禮爲也，❶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説，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説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

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説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

❶「議」，原作「義」，據上下文改

制，則既爲僭，況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於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脱之士，捐富貴，輕利害，❶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説，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

❶「輕」，原無，據下文補。

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日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

德洪與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沖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

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别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略曰：「讀來諭，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内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

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議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蘄人之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

然者，輒復云爾。」

按，豹初見稱晚生，后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尚冀再見稱贄，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逾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

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黄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説》。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説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乎！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

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便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耻近乎勇。』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耻；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

子之所宜深耻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個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録》於廣德州。

守益録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録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别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制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删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删《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録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册。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敕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

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剿，設土官流官孰便，並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鏌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鏌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鏌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祝》曰：❶「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乎！由前之説，是謂良士；由後之説，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❶「祝」，原作「囑」，據卷二十四《客坐私祝》改。

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沖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饐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

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嚴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兹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歲月云耳。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

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兹。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游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軏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别。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

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内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

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尚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咨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瑤、僮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瑤海賊，乘釁摇動，窮追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剿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

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概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瑶、僮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遥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

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❶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太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黄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動，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

❶「輒」，原作「輙」，據四庫本改。

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 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 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 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 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 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於朝，則評品宜定。 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蓍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 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

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逾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内，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❶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苦，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既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悦服，臣亦隨

❶「阻」，原作「沮」，據四庫本改。

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戢戢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修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安。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敕遣行人奬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余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乃令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於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疏多病

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强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車馬，悉取辦於南寧府衛，取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既得輯寧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衮，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

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廪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廪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瓛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論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瑶征剿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

就居民間，騷擾獨亂，易生讎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 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 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 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 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 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 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 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 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 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 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 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 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 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個月日而更一次。 若有鵰剿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 蓋

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興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逅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絶道喪之餘，未易解脱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

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户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兹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

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叩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弈之爲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瑶回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没，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剿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溱，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剿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册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内，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

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

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剿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剿，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逾三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剿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略事宜有二：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讖謠，而定人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

所服者世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户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若干萬，❶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土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嘆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

❶「若」，原作「合」，據四庫本改。

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渌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絶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占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絶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户部職也；不先奉命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争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

月成城。西夏覺而争之，已不及矣。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户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户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

與德洪、畿書：「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爲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

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齏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繞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是

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

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個勿忘勿助，漭漭蕩蕩，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痴騃漢，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殷勤。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

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逾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縱未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總及隨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督府亦不能舟而行，沿途官史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逾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

問：「何地？」侍者曰：「青龍鋪。」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梱設褥，表裏裼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鋐迎祭於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於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於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黃洪、李珙、范引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携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吊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

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浰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搆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

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説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尊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尊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尊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❶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

❶「爲」，原作「謂」，據四庫本改。下「爲」字同。

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尊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尊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尊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余人，麻衣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

附録四　年譜四　年譜附録一❶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江，偶登兹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澐、劉侯、孫應奎、程尚寧、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湢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黄弘綱會黄綰於金陵，以先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肉其子弟。胤

❶「一」，原作「二」，據卷次改。

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仳竄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畿擬是冬赴京殿試，恐失所託。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没，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黄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内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艮、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佯言共分胤子金以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没，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陽、黄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羣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二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説》。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衮、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欒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瓔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於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皋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遥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哻、葉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庵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略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構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會是足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睹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録》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録》。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於九華山，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游其地，與門人江□、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争持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於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於亭前，扁曰「仰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於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黄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於斯，既没，故於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於死。浙爲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

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乃躋書院而嘆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莊，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釴買宋人所爲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迴浙，引蒼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窅窅。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之如在而能不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疏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於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於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於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於文湖，祀

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録》，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嘆曰：「師雖没，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爲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没，參政孫宏軾、副使劉愨設謚位，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真者俱趨文湖，於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淳、孫升、吴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於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二八會期於壁。吴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傳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

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於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莅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修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於壽巖，祀先生。

壽巖在永康西北鄉，巖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翠，五峰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嵌巖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於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材築室，肖師像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恒紀其詳。

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爲心極書院，幾作《碑記》。《記》略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於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扃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嘆，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没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尚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於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於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爲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掊擊仁義，❶蕩滅禮教，一切歸之於無，是爲有得於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爲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

❶「掊」，原作「培」，據四庫本改。

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説》，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静云者，無極之謂；人極於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謂出於老氏，分中正仁義爲動静，而不悟主静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即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於意見，卑者蔽於嗜欲，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欲，故修之而吉；小人多欲，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於此焉分，知此則知函峰阮子所謂心極之説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於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於龍興寺，使静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幕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峴、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虚等迎予講學於精修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闉，見民居井

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無常，妻女相率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并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尚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慤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騮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逾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知府李渭大修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於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湻。史際因歲青，築湻塘以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於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

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適、袁端化、王襞、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堉、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

《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辨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辨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爲之辨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

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聽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

「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

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於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辨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於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録二卷，共三卷，際今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

重刻先生《山東甲子鄉試録》。《山東甲子鄉試録》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峰判應天府，欲番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於新泉精舍，設師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龐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於精

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冑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静坐，慮學者偏静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睹聞，澄思絶慮，❶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罹疾痼，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静坐，亦未嘗立静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辨是與非，自能時静時動，不偏於静。」曰：「何言師門不禁静坐？」曰：「程門嘆學者静坐爲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静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静而無静，時動時静，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静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静，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静有間矣，非合内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

❶「思」，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嘆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證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於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別。

二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鵾冀、廉使張堯年、參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略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莫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草茁，氤氳動蕩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

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 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 至於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 嗟乎！ 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 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於鬱孤臺，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於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

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謐謁師像，爲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修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巖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臘駿奔。烜作記，立石紀事。

師自征三浰，山寇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宄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異議者盡墮成規，而五院爲强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是，謐詢士民之情，罪逐僭據，修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渢渢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纊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即爲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人心不堪。謐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

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并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謐修復陽明王公祠於信豐縣。

按謐《虔南公移録》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尚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内即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即是可見矣。」時謐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宫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内。謐往謁祠，見二像并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爲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吴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饋奠，始伸歲臈之情。卜

相見之，乃愓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爲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爲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剿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提備所空處，堪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悦。」嘉靖二十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宇宏麗，中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曰「報功祠」。烜爲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録》，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祲民饑，❶畲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酎。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禄願自助早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謐嘉奬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

❶「祲」，原作「侵」，據四庫本、備要本改。

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謐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琅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閭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毗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閭東、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邱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

鶚，俱有事吾浙，即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私祭。鄒守益譔《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乃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净明二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黄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爲叙勳堂，右爲齋堂，後崖爲雲泉樓，前爲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横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爲净香庵，以居守僧。外爲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即龜田亭，其上曰『太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録》、《傳習録》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

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煙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咏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於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真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爲，而未達行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浚虛，自邇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歧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九死一生，沛然有悟於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於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

遇媢,欲揜而彌章。身没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勛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荐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咏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將三千三百,盎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所稱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薄斂,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秘,達爲赤舄,隱爲陋巷,俾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幾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黄中、李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上元、州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

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略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隔形疏，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睹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於陷阱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於無窮，斯爲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稿，總裁於鄒守益。越

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後，修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胡松吊安福，訪羅洪先於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悦，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玉，❶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於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於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上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

❶「玉」，原作「王」，據四庫本改。

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征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强，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强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内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乎！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皎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願，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疏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吕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

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説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洊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招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焕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説，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驗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饋，屏貪墨，示以好

惡，四海向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謙，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内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新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録續編》成。

師《文録》久刻行於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録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録續編》，並《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

賢之絶學，筵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謚文成。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奪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贈爲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册。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六月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上正官參政□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爲開讀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於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户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逾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廕，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户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繫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

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疏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仇鉞，於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於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附録五　年譜附録二❶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爲序者五，得論年譜者一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庵諸先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以啓百世後聖之矩。讀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叙書彙而録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諸先生爲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叙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爲帝，禹、湯、文、武之爲王，所以致唐虞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

❶「二」，原作「五」，據卷次改。

「中」爲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逐乎外者遺乎内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禄亦與之而永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顔、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二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

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爲養生之術。静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脱塵坌，有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即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求，未極性真，宜其疲神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内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焕發，益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静寂而不墮於空，徵之千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咸於是乎取證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静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噫！亦云兆矣。天不慭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一痛恨也哉！

師既没，吾黨學未得正，❶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説騰。且喜爲新奇譎秘之説，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疎簡爲超脱，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言亂衆，甚爲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言之尚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薛尚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没，假館於史恭甫嘉義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於懷玉書院，以復達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黄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閲，曰：「庶其無背師説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絶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❷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

❶「正」，備要本作「止」。
❷「若」，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又十六年，洪甫携《年譜稿》二三册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玉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來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删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貫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

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既困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不爲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爲出於險道，而一日至是，不可謂非過幸。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爲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切。其安焉而弗之悟者，❶顧視其呶呶，至老死不休，而翻以爲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默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遠也。洪先談學三十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❶「悟」，原爲墨丁，據四庫本、備要本補。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稽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仿於《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於漢儒之臆説，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説。其大旨則在「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某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己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泙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之迹，以遍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

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羣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

悟於良知之旨：❶無内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説雖出於孟某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脈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寖幽寖昌，寖微寖著，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羣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内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大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内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遊，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

❶「旨」，原作「音」，據四庫本改。

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户樞，列宿萬象，經緯闔辟，推蕩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纘承絶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

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脈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銓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恒言，眞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實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犖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嗤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

松嘗謂先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

言詮，而終不得其本心也，則專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而羣然吠焉。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是知也，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私耶？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遍，而實難於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兢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羣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

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皆爲戰與鬥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與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齋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周公之東征破斧實哀其人而存之。彼依託之徒，呼喝叱咤，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事，祇見其勞而敝矣。

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溯錢塘，逾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庵諸君子。念庵子爲之删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叙而刻之。」余謝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後學王宗沐

又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躐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脈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没，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冉引而未没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顔、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

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爲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焕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日萬里，途轍倚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況於横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逾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别於異端，斃而後

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逾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没，而此學不傳。

我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争傳之以爲怪。年幾六十而没。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禀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

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峰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脱稿，爲之少慰。同門羣公如中離、静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勤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静養寡出，始漸就瘉。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瑶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

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銜戢，如何爲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即爲册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静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回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枯槁耳。會語教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兄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月，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内外，終屬紛囂是非之場，❶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静處；且須謝絶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閑居數月，日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柏泉公有扳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於侍坐之愆，不

❶「紛」，原作「終」，據四庫本改。

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鄰。如此，賓主安矣。不然，柏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當，好景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登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日中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説，皆可揭標於日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吴江迎沈君，曾附年譜稿并小簡上，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説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兼彼此不便，則何如？諸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爲去留也？年譜續修者，望寄示。柏泉公爲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精詣力究」四字，真吾輩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只爲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於没後，有雙江公故事

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爲不辱先生門墻。此皆愛僕太過，特爲假借推引耳。在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其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是爲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也。今之稱後學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江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體自別，不得引以爲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嘆，將日俯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爲私淑之助，未惟戚也。惟兄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意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之期決不可留，人爲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離去太遠，此心如何！此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些兒若問天根處，亥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

白與道合。❶ 白沙雖欲靳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愧愧。然不敢妄言，乃遵兄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喋喋，不任惶恐。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即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惠以《年譜》。即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才億度，比別樣叙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細心端凝，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胡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虛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

❶「與」，原作「語」，據四庫本改。

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吴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爲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若得影響，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如何？前輩凋落，雙翁已歸土。❶所賴倡明此學者，卻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矣，無復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 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者，如何如何？師譜一經改削，精彩迴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一柄，寄令郎以昭，併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怍顏。月魄入簾白，松標當户閑。我默鏡黯黯，翁言玉珊珊。劍神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

❶「已」，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側，傾聽疑如山。見影思立巨，植根貴刪繁。遠求覓得門，況乃生宮闕。毋恃守成易，俯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騖，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脱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己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册，見兄仁覆一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諸友羣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口痛發此意。兄雖在關，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久留計，供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一人輪班，代接賓客，使生得靜處了講。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以

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柏泉公讀兄《年譜》，深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謄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子之徒三千人，非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北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岡，其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户庭。然每見龍岡從贛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又奚歉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弟子禮焉。黄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没而刻二書於蘇，曰：「吾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證。汪周潭尚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頓悟師學，悔未

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遺書於洪、汝中以爲證。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證於友，形於夢，稱弟子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而始信古人之學丕顯待旦，通晝夜，合顯微而無間。試與里人定圖徭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自徵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裏求入，可與共學矣。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柏泉公論別，決二十日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五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蓋嘆己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

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有定見，敢不如教？閑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絶，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修默證，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説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辨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説，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説「性命」，與聖人所間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爲一體，豈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修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絶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爲。」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爲耶？但聖人爲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竈，只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爲者，非不爲也，不必如此爲也。夫自吾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會兄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況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脈，不避喋喋，

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發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庵兄之學偏於枯槁，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略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略着一些影子；尚須有針綫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綫，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己之智足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有一毫影子，曰：我閑關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倚靜知解。終日

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即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之首事，本承當道之託，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己；此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静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脱落，猛火爐煅，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同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有究極根柢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有與之適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剖悉，但得老師一期望而已，未嘗滿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略涉疑議，便易入躐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上懷玉，期完譜尾，

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自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如見兄於少華峰下，清灑殊絶，感賜深也。四卷所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仲理冀元亨一段，如兄數言簡而賅，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遣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殷勤，故冀有此行，答其禮也。兄所聞賅，幸即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兄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凌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國裳在師門，《文録》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軍門一牌。《傳習續録》則與陳惟濬、夏于中同時在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句，因與座中

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背。❶此東廓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説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廓豈及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俯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盤携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説。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吕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敘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檢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者不誣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一語可矣。徐珊嘗爲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則辛巳年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兄有所見，任舉筆裁之。兹遣徐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逾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兹讀來諭，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一言攙入者，爲

❶「背」，原作「皆」，據四庫本改。

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於此處幸再詳之。兄卧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闢，徑行登眺，❶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兼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中間題綱整潔，增録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黄滄溪讀譜草，與兄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閩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尚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正也。中間增采《文録》、《外集》、《傳習續録》數十條，弟前不及録者，是有説，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録》，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録》，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

❶「眺」，原作「跳」，據四庫本改。

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黄，立見奇效；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殁後，吾黨之教日多歧矣。洪居吴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説，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録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録。甲午主試廣東，其録已入嶺表。故歸而删正；刻《傳習續録》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采入。而兄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删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劄往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證，以了未盡之私！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復去，念庵隨以訃報，竟不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録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温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温竟薦性常於朝。

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兹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携其子彦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

感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同至增城，遇海寇曹眞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

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麤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曾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

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銜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

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遯，墜厓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栖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遯石翁云。

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没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

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

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彦達，父遯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爲世隱儒。先生自爲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説。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罷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黄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

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黄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强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殁，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饔飧不繼，休如也。母且殁，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殁。

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

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

先生與先君泠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兹之歸，先生殁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殁於南雒，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尚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叙，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

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

先生容貌瓌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凛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屨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太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群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

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幷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搆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群囂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徇國，不嬰懷同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

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

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纊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

訃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

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庵，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裹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冉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

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

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寖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争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甯之梅莊别墅。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絶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録》，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

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

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尚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

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

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詆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浼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

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卧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絶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群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

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❶太夫人卒，塊苫擗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禄食贏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已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

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欵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録》、《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

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别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

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

❶「側」，原作「測」，今據四庫本、備要本改。

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强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恒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馭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遯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傞傞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册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庵，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參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

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麄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叙，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

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絶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

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奈何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

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卧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

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

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甯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上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問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紘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

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

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録》，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絶。即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群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卧，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纔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任。

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

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而，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浼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

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盭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

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生特誦説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

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己拯救之，雖以此招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録》、《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

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禄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暫出，忽念太夫人，即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殁，寢苫蔬食，哀毁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卧踰年，始漸瘳。然自

是氣益衰。

先生素聞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玆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國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僇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日夕不可測。群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

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

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人賫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温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絶，神識精明，略無昏憒。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

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説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

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槁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

先生既歸，即息意丘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欵接，談笑衎衎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是咸嘆服其德量云。

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

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餘，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過道

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丁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庵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

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叙；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遯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遯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冑遙遙，遠派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

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界，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

啓之矣！

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

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爲，萬物常往來。何名爲無爲？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惡爲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

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卧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爲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廠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黄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一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吊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

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浰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

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脇從之民，[1]釋被

[1]「脇」，原作「恊」，據四庫本改。

執之囚，❶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絶其歸路，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妬焉，内幸争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内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説：「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絶意于陽明之與己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即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絶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劾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爲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

❶「執」，原作「報」，據四庫本改。

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

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七日，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土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爲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

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

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尚也。

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吊于途曰：「哲人其萎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

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愼重也。

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鎭巆巆，在浙之濆；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三，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己。抗疏廷杖，龍場煙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升廬陵，臥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興。入司驗封，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浰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予往化，消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忺，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

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温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彦達，號秘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叙，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

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内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

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寧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

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韃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闢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

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臥。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溯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茇于叢棘間，遷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

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二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静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爲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己誑人之説，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白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説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酋有阿賈、阿札者，標掠爲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寧。

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爲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静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巏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

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邃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予，且託予結廬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

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三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浰頭諸賊西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

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詗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顔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候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二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蕡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絶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滚木礧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二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遯入廣東界上。黄蠟、樟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强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脅從餘黨悉願携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尅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等

處分爲三哨，鼓譟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擣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坑、❶苦宅溪、清泉溪、曰羅、南山等巢，❷直擣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

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勑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畲賊虜掠居民，廣東浰頭等處强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季敩、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擣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勑便宜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勑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勑奬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

❶「坑」，原作「玩」，據《明史》卷四〇七改。

❷「苦宅溪」，原重文，今刪。

新、穩下等硐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横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横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郟文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擣横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黄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詗知，各險隘皆設衮木礌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栅，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鋭砲鈎鐮，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户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崕上，奪賊險，盡發其衮木礌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昶、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横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

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

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蚤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縋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

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瑤，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

浰頭賊酋池大鬢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鬢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浰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鬢所脅，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置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浰大巢，與各哨兵會于

三浰。先是賊徒得池大㸷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浰。各哨官兵遥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

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鋭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崕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崕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

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盗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閒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酋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吴玑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省夾剿捷音疏。朝廷論

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户，寫敕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温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户。

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諭户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

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置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敕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敕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具題。降敕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

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説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鄭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佖具言之。公度單旅倉倅，兵力未集，難即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

人間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大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袷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

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爲牽制之畧。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

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擣其巢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

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暐、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

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摇城中。

十九日,登市汊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鋭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脇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

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

先是兵至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絶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

禦之之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

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協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

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黄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

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衆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幷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尚書、都督、指揮、千百户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横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

破之；於吴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既擒，衆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

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告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翬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宫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

江彬、許泰、劉翬、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脱罪，欲并擒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問自行撫，衆心皆悦。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静，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

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群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

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既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即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

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

待賊平之日來説。」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毁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税。又將城中没官房屋，及濠違制宫室，與革毁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廨。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兑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禄米；餘羨收貯布政司，用備緩急。

是年三月，❶上晏駕。今上皇帝登極。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勑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行至中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制曰：「可。」

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旨益勤。本年十二月内，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勑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朝廷普恩賞于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説宸濠，反爲奸黨搆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己官，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

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

❶「三」，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補。

衆。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尚書席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

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鏌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鏌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賫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兵部尚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上意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萼謀，恐事完回京，復命見上，予與張公又薦之，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理巡撫，奉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勑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

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勦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毁之弊。時布政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

至南寧府，乃下令盡徹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内，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

初，思、田二府目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黄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辭扣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

「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悦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

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歷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

諸其長曰。率皆以爲善。又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既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謡。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絶，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又按視斷滕峽諸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剿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剿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詗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錯。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横石江邊，我兵追急，争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争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

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

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闢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爲立廨宇，屬之思恩。于宜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上寨日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行人齎去奬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

九月八日，行人馮恩齎至廣城。是時公已卧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托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纊，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舁至南

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

訃至，桂公萼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諱不舉，乃參其擅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惓惓欲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薦于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托余送與張公，故薦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旨：「黄綰學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廝捏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照前旨嚴加審問。務要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説。黄綰安心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朝，適南禮侍缺，即推予補之。明年春，上將出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云。上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卹典贈謚，至今人以爲恨。

公生而天資絶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讐，皆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珍鼎，錦衣緼袍，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

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予女僅一週而公卒，遂鞠于予。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曰承勳、承學□□□□；孫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説》、《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録》、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知其造詣矣。

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賫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内外大小臣僚。至有奏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爲潛布腹心於各鎮及畿内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鬢之儔，皆勇力機智絶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既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既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

予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鋐因予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予同

護屬官鄒守益，雖居大臣，調予邊方參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予皆爲黨邪不忠。予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予所以憫予許婚攜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陷阱，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既困屈，没齒尚尤不免，則公與予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

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爲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祭文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禮部尚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既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日，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子雲煙。公茲東來，曰：「予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旐央央，流水瀰瀰，公私皇皇，或卧或起。乃重訂約，「其待予歸；歸將從容，山遨水嬉」。公既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

者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哉！

北原熊浹 吏部尚書，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上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群鳥百獸，率快覩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横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没而無形。曠恩厚德，尚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饘堂載啓，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倏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可攖；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之令名。豫章爲公過化之地，浹等遥瞻靈櫬，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鋐 兵部尚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周、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決。鋐叨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折。不敢

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櫬搖搖，瀉椒漿以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胡東皐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爲之養？煢煢遺孤，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聖明堯、舜，方倚公爲臯、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間，足以繼往開來，永公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一仲之賢爲可恃。且死王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襚，爲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疏；有朱晦庵、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粤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生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

嗚呼痛哉！壽夭天也，生順死安，吾豈爲先生憾。然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兹永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勳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歷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寧止。嗚呼！異上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尚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卬。公啓絶學，允協于中。鑰蔽發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童冠一二，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二紀。維公來止，載櫜弓矢。南夷底績，公既彌留。人百其哀，況我同儔。小人靡惟，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爲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 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也，而天下安；化瑶、僮也，而邊夷格。帝念厥勳，爵位載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聖明在上，勵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慭遺，以共弼厥成耶？嗚呼！天宇茫茫，至難諶也。寒螿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没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

賚葹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詞兮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暐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謏籛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譔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爲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師，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遘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爲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爲先生之山斗門墻。遡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訃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鍘道範

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爲。詎意百粵群醜，弄兵橫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丕叙。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慭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關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

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奪蓍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丕曰是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輀何來，載疑載驚！今也號咷，昔也懽迎。我奠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嗚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

此眞儒耶？何栽培之獨厚也？其眷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眞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可復聞，齋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倀倀，可受而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黄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鬬靡，搜羅訓詁，立世亦幟。孔、孟既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弊；金溪之學，爲世大忌。惟我夫子，丰神凛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闢啓閉，良知之説，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逆瑾扇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難罔躓。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既殄，老稚歌呼。藩王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驛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裏糧滅賊。八寨奇功，神武難名。十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廣，瘴癘傷生，積成疾疢，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絶。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寔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

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啓夕跽奠，號呼旻天。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絶學，發吾人之良知，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貞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一二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尚其陰隲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既羞我殽，爰薦我觴，靚靈輀之既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秘。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毘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瘞！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心，指

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欒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間出，忠孝天成。多材多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爲國柱石。忠鯁立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沉光溢。宸濠倡亂，人心虩虩，禍自蕭墻，誰敢爲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天王聖明，旂常紀績。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主憂寧忘。奉詔徂征，應時翱翔。既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師乃諭曰：「兵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擢其毒，朝不謀夕。開國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國脉。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既空，瘡痍蕩滌，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中既嚴，部伍既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籍，變化夷族，實爲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

胡天不憫，俾沒瘴鄉！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鞋。嗚呼！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悼，涕泣霑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殃。百拜薦奠，聊洩悲腸。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摛詞伸忱。神其不昧，庶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己者容而勝己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眞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尚同者疑其立異，然即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

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蓍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淳于髡之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訓，尚賴在天之靈昭鑒啓牖，使斯道大明於天下，傳之來世，以永芘於無窮。是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輀將駕，薄奠一觴，衷懷耿耿，天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己卯之變，吾不知其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妬，豈瘴癘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良知爲扃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秘於玄默，用實粲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末學其何依？幸門墻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脉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墻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遥；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遺使，有淚漣洏，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滸，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雖有覺而即在，實惟念兹而在兹。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啓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啓易簡之規，指授闢良知之户。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祈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既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

夫子獨談笑於指顧。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憮。一老不遺，萬民何憷？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鳩鳴，日未斜兮鵬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鐘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墻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絶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洒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荐登樞府。專閫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夷洞寇，四民安堵。蠢兹逆藩，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封南浦。瑶、僮相攻，賴公柔撫。煢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公神靈，翺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食簋簠。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兹寡陋，莫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亦孔之疲矣；將摹彷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

矣。不遇□□，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彝矣。戒慎恐懼，通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隨矣。譬彼昏噎，慶□□矣。霜霧忽乘之，衆安歸矣。將民之無祿，罹此菑矣。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喻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造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繄誰無福？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强，有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輀兮涕泗淋浪，泰山頹兮莫知嚮往。絜酒爲儀兮荐此衷腸，神尚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没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没，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没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

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絰，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絰，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虔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憒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秘。同志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夫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秘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迴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

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

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没，亦吾没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

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録，文有文録，詩有詩録，政事有政事録，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没，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尚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

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没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三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遺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録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録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

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潯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設披積，請沐浴於南埜驛，親進含玉；陸同殮襚。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鋐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爲乃公哭邪？」已且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即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

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别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恩也；不可恩，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飧，左右以贐，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嘘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

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吴略，勇力拔衆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襚，扶輿櫬，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絰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飧，左右以贐，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

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尚有無窮之言也。因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即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乎！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宣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一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子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襚，殮手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恨何堪？

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冀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憑哭其棺。問乃詢之斷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襚。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寔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也。所諭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賫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顧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恃在篤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

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概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賵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却與例不必却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尚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況物出羨餘，受之不爲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爲私。其恩可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

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況軍旅之事，易簀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爲先生布。并原銀五百二十二兩，托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幾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貴溪，憑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爲相知之情至此，亦云足矣。及凡所經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奠虔愍，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慟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生輩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

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

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音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兹有乎爾矣！今兹有乎爾矣！於是自衢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亢，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躄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

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尚賢事略具汪公别紙，并奉請教。小厮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恃在推愛，安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煇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煇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脉矣，乃僞學之謗不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没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弔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

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衆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大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録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顧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煇避席曰：「敬聞命矣。」一作《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埜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周積，舉人劉邦采，寔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史知府王世芳，同知何瑶，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户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壬申，櫬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鋐，同知何瑶，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百户何湧江、馬昂、吴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寧、王憲、潘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户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黄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薰、袁泰、張

鐘、汪梅、周蘭、宋金、雷鋭、雷兑、應辰、鍾振、俞鷴、湯偉、杜相、黄鍪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櫬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張漢，同知張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瑶，典史李江，教諭林文焯，訓導金玥、張旦，吉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賓，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尚書羅欽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迪、劉德、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櫬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賓，通判林元，推官俞振强，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櫬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黎鑑，御史儲良材，參政葉溥、李緋，參議鍾芸瑞，副使趙淵，僉事陳璧、王暐、吴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璽、王寧、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輗，鄉宦副都御史熊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郎中張欽，主事張鍪，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栢、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黄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宫、桂容、桂軏、孫鋹、孫鈞，吉安府曾偉器，報效生員陳文榮，承差劉

昂，鄉民蕭華、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檣、杜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暐、張元春，齊昇又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徯至者，蓋有日矣。」須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瑢，教諭林秀，訓導趙珊、傅諮，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軿，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璁，教諭謝烱，庠生丘民節、宋廷豸、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鏜，鄉宦大學士費宏、尚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嚴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既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絶；書《遇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煒，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欒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

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閲，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欒惠、黃昫、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霈、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

諭朱驥，訓導胡奕、□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櫬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參政胡纘宗、葉寬，參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鑰、萬潮、党以平、何鰲、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翺、孫仁、王佐，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黄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莆人知縣黄銘介，子黄中，百户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櫬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晳，推官喻希禮，府學訓導舒晢、陳箴、林文斌、曾昇，會稽知縣王文儒，教諭張概，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行中，教諭林斌，訓導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參政沈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挺、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黄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衝、陳炳、陳焞、陳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鏜，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珠、欒惠又各特舉焉。劉鏜、楊基、武鑾、龍光咸以營護至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

因寓書江、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三十里之高村，會葬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尚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鑰、党以平、汪金、區越、梁世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翺、孫仁、洪珠、孔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坎濬，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偁，山陰縣丞應佐，餘姚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鋭，訓導謝賢、陳元，廣東御史何爾，布政邵鋭，姻人大學士謝遷，尚書韓邦問，編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臯，參政汪惇，副使吳便，司馬公輊，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寧、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謐、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璽、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似穀、周大經、周文燠、胡瀛、陳廷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尚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筐、嚴穀、楊僊、楊譽，知府吳叙，廉使韓廉、邵賁、徐彬、鄒鵠，員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軫，知府朱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汝成、王度、王漸逵、王一和、王文訓、王文輈、王文輅、王文輹、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逢，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

鎧、周桐、孫瑛、劉木、劉樽、諸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韓柱，主事顧敦復、胡冲、徐沂、徐楷、徐潞、葉鍇、徐霈、張津、錢琳、錢翱、錢祚詔、凌世華、朱箎、龔溥、龔漸，員外郎龔芝、杜應豸，縣丞朱紱、周應損、秦輗、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各就位哭奠。

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八

附録七　世德紀附録一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刑部主事時上

臣切見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户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朝在市，冤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冤憤特甚，敢昧死一言。

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巡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爲之蕩平。適因奉敕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搆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鋭、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爲，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

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

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爲，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揵本所陳，粧點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

宸濠私書「王守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僞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成後功以貽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略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況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

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懷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冤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

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

變。殊不知守仁奉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

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爲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即刻僞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佖接見之時，令人詐爲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爲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即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官而集乎？今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懋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

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宮中自焚，故內室毀而外宇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一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宮爲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爲逆賊報仇乎？

且宸濠勢焰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擣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今乃以爲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爲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爲被縛耶？楊銳、張文錦何爲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日而後擒滅耶？

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僞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爲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內，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即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冤，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

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爲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不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光祿寺少卿時上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明主慎

之，至親不可移，至讐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虛譽，不結援黨，不思賄托，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托、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即譏讒蝟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結巧避爲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

如宸濠構逆，虐焰呑天，藩郡震動，宗親懾憂。陛下嘗身見之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奸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敕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賫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爲，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既出攝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警聞使還，算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

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陰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贛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

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于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爲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內太平，所謂徙薪曲突，人不爲功，亦不致思其忠。

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爲奸，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決，碎尻折髀，死而復甦。流竄瘴裔，久方赦還，始獲録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爲盜，視效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二年，兵威武略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浰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爲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爲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

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尚書。言者又謂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廚，日用無紀，較諸一飡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爲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券未給，禄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況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

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廕一子千户。邢珣、徐璉但陞布政，即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陞布政，即死于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

勸宰臣進賢，致怒讐人，希意誣之，獨黜爲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輒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爲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效用哉？況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尚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爲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贊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

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亟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爲兩廣總制。仍敕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券祿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錄，戴德孺量與蔭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收之，以爲使人宣忠效力之勸。臣不勝懇悃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剿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

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爲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剿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

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三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上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爲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剿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脱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捕矣。鄰近流賊避兵

追剿，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

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避，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剿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緑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剿，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爲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爲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爲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

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剿田

州、思恩也。乃不剿田州則亦已矣，遂剿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絶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絶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爲功，若腐儒則以爲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户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内自治，千里之外附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己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爲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❶是故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爲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

❶「措」，原作「指」，據四庫本改。

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蓋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

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黯啞之冤矣。

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計焉可也；❶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凛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

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士官立功之人

❶ 計，原爲墨丁，據備要本補。

視此解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也，日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户部覆題又復冉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爲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爲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脱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顔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誤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顔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

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遂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

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

「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搗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誤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敕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敕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敕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淩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敕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敕旨之數，今聞已到黄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

遵照敕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

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子，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

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

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鋭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才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

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鬪。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有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

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

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

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來，失其奸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

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

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

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鋭，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鋭鉋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遯，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受哭告曰：『天若憫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讙譟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敕令濟、禹持米二斗，鬻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蓋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讙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

告，且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

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

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尚謙矣，尚謙言，昔見有待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即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

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為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

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腳。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

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録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概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録云。時嘉靖乙未八月，書于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浰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浰頭最大。浰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遡巢受毒尤數。❶

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於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爲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

❶ 「尤」，原漫漶，今據四庫本補，備要本作「無」。

岡合疏以剿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十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

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浰爲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圖浰。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虚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辯士周祥等諭其黨黄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藉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橫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弱三百人來圖緩兵，且我覘之。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

閲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調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讎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讐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刊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辯士因説之親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户孟俊僞持一檄經浰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

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麋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朏，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

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

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郟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斆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入。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浰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于三浰。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列為三衝，掎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浰克之。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搜賊所奔，分道急擊。己酉破巢凡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黃田坳，曰嶺岡，曰塘含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腳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

其奔者尚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

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鋭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求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于丘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覆之于烏龍鎮，于中村，于北山，于風門奥。分逃餘孽尚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黄田坳，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梨樹。乙酉戰于芳竹。壬辰戰于百順，于和峒。乙未戰于水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諜報各巢之稔惡者蓋幾盡矣，惟脅從一百餘徒聚九連谷山，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其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即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戊寅三月丁未也。

凡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酋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浹，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户，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吴侯昌謂公兹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來請予書其事。

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冑，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

稼，而養之弗嬦，從虎狼之狂噬，而聽孽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于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于聖賢之學，自縉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奸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爲學之志未立故也。既以責志爲教，肆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石于鬱孤山之上[1]。使登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壒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蓋所以爲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爲風雨之所摧剝者日就缺壞，而是山復爲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覩斯石，悲慨焉。既移置于先生祠中，復求榻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壞，而托記于予。

[1]「石」，原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爲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泠風。故既白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來者之自得猶夫已也。

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即皆自是而不疑，嘵嘵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爲崇獲之嚴，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

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即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剝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廈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

薛君有志於學，其完此石，蓋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爲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思報，自不

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其致一也。

贛之牙境萬山盤互，群盜縱橫，土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來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于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施操縱，不出庭户，而遥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浰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粤，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踈逖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璽書頻獎，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勵群工矣。

公之去贛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模像，善計者糾工，虚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贛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

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冢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濱有怪石焉，狀若一龜，卧于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上寧靜則偃卧維平，有眚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歲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横搆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

猛黨盧、王二酋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來平。比至，集衆告曰：「蠢兹二酋，豈憚一擒，維瘠痍未瘳而重罹鋒刃，爲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置，以訓奠有衆。田父老望風覲德如堵如墻，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爲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旋，石靡有寧，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今則亡是恐矣。願公毀此，以寧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既觀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寧，千萬世，聳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鐫之，遂以爲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

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那，孰使之行，豈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静一

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上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寶茲石文，蓋不啻交人之纍銅柱也已。公車將旋，田人趨必東曰：「茲不可無述以告于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舒，此幅是也。

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情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爲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爲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

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爲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爲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踈乎？此予所深慨也。

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重脩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煒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群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荐躋綸閣，爲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

「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

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二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説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内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

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平寧藩事略

敬齋蔡文 見任廉使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絶古今，無容議

矣。獨寧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剪之，以成厥功；又曰寧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遠近。縉紳有識，皆知其爲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絶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迨移官入贛，贛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

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不絶於彼者，力有所爲，機有所待。峒酋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撫然有失。久之，搏案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爲，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兵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欵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强，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藉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

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絶於彼者，

陰欲有爲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寧不啓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背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故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若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蔭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鳳字二千八百八十號勘合内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碍親供，并官吏里鄰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剿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户，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爲剿賊成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户，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奏稱征剿江西南、贛等處賊寇，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二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録，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寇，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是。各官既剿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户。」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

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內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剿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户上再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爲王守仁累建奇功，各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給，於先蔭子百户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户上加一級，該副千户通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户，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户，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録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户，及他男先蔭職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王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册

門人黃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爲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

子名正聰，未及一歲，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托人經理。歿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疎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稟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處，分析區畫，以爲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爲照守。

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嫠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況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爲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爲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維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人爲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爲先，區區田業，非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

乃稟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袞，酌之情禮，參以律令，恤遺

孤以弘本，嚴內外以別嫌，分爨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爲兄者務以總家愛弟爲心，以副恩育付托之重；爲弟者務以嗣宗愛兄爲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爲旁親者亦願公心扶植孤寡，以爲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少慰矣。倘有踈虞，執此聞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爲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尚冀不爽。所有條宜，開具于後。

請恤典贈謚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

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訪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訒、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奇勳大節，茂著于生前，令望高風，愈隆于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謚，石瑤有謚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既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洪慈，人心咸爲憫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

因　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等題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恤典，并有請未給緣由，隨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訒、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即其立朝則大節不虧，遡其居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沒，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謚，石瑤已有贈謚而未盡其人，似應得補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恤典，如尚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爲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朱隆僖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廕，仍給祭葬贈謚，以成恩禮；呂柟准賜贈謚，石瑤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爲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明法者也。

再照録忠恤罪，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明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爲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尚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

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茲當聖仁湛濡之時，正煩冤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勅下該部，一并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回慝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户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

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禄以寵異之，其殁也亦必優其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殁無間也。然是恩寵之澤，予奪出自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蓋加于忠良則爲公，及于匪人則爲僭，公而不僭，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默寓勸懲之機于其間也。臣伏讀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款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于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不祗承德意哉？臣謹諮之縉紳，參之聞見，查得：

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勦藍、鄢之劇寇，在江西則

裁制寧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構疾，具疏預辭。身後恤典，竟爲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

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仕三十餘年，歇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爲人士所宗。不幸其殁也，遽爲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并恤典贈謚，迄今人以爲恨。

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略。尤倡明正學以接引後進爲己任，自始至終，孜孜忘倦，凡所造就，多爲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謚，未蒙先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爲歉。

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吴廷舉，廣西横州府千户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略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殁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謚，尚亦未與云。

已故原任户部侍郎唐胄，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代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韙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并謚未議，猶爲缺典。

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

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

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爲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不容逭矣。其存日既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寧可復使之冒濫朝廷恩賚于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

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爲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伏乞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吳廷舉、唐胄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謚、祭葬、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

再照臣子冤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竟爾擠排，含冤囹圄，齎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冲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爲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降忠贈廕，崇之貌祀，其爲冒濫不已甚乎？當時與

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回，尋冒陞秩，旋被參論落職。覩應時不當冒陞，則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勅下該部查議，將李默一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冤魂；將一中，臣遵照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廕祠祀，俾毋終辱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爲聖朝平明之治少裨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爲應明詔，乞褒殊勳，以光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下中外，搜剔幽滯，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請，顧其功在社稷，道啓群蒙，是猶未可以概凡論也。臣敢特爲陛下言之。

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首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爲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內洶洶思亂，盜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爲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慴，武宗因得還京厚

終，於以啓先皇帝逮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爲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贊化理，未易言述。即舉所著拔本塞源一論，開示人心，猶爲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即欲召入密勿，以咨啓沃。維時輔臣桂萼者妬其軋己，陰肆擠排，故薦令督師兩廣，竟使賫志以歿。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嘆而不置矣。

伏惟皇上俯垂軫念，勑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謚，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思爲此請，在國家詔功彝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願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願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弘保大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即已表章于今日，而守仁之志即已獲伸于九原矣。即今奕世阨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爲此專差舍人丁憲賫捧，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謚疏

吏部一本爲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

本部，俱經照例題奉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謚官員例應給與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關軸書寫，臣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撰述官□員。誥命□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謚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謚文忠。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今贈少師，謚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瑶，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謚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謚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謚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謚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户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户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訒，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今贈太子少保，謚貞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吴廷舉，今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左侍郎張漢，今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程文德，今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孟春，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吕柟，今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今贈兵部尚書，謚襄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尚書，謚恪愍。原任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謚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黄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今贈少保，謚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勛，今贈右副都御史，謚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贊善羅洪先，今贈光禄寺少卿，謚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爲開讀事，書填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朝南巡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學。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

之譎；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概具見。潔己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奸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尚文，志本忠勤，才尤清耿。深謀秘略，克成保障於雲中；銳幹強才，久震威名於閫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別；要其官常人品，均爲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己始終，並無訾論。尚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加。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尚文，各照例與祭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尚書汪俊與祭二壇；尚書喻茂堅與祭一壇；尚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聖旨：「蔣冕、喬宇、周尚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柟，俱與他謚；石瑤准改謚；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

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尚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經帷纂修，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合候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造葬。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黃册奏繳，青册送部查考等因。

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傅本部尚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内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填施行。

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同都吏王宜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拆。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開讀事，禮房准户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欽奉詔書内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尚書王守仁奇勳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勑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謚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説。」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及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

查得《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仕者，二品病故祭二壇。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爲比例，乞恩贈謚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説，務合公論，不許一概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朝是所以崇獎賢哲，褒答忠勞，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

兹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統，典禮鼎新，正人心争白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

釐正恤典，歟。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祇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爲照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賜謚易名，以表潛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幷擬謚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等因。

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塡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除外劄付，本官照劄備承，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明開動支何項銀數，備造青黃文册，一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計開：一祭文

諭祭文

維隆慶年月日，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奸；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凶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絕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先朝之名佐，實爲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尚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之命；謚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奧，才爲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既茂矣，勳莫尚焉。方膺顯命以貤榮，遽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追，載頌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

終七、百日文同，但改「首七」爲「終七」，又改「終七」爲「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閎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脉，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窀穸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歆茲彝典，奬爾忠魂。

期年、除服文同，但改「窀穸」爲「周期」，又改爲「禫除」。

一祭品

猪一口。羊一羫。饅頭五分。粉湯五分。果子五色。每色五斤。按酒五盤。鳳雞一隻。煠骨一塊。煠魚一尾。酥餅酥錠。各四箇。湯雞一分。湯魚一分。降真香一炷。燭一對。重一斤。焚祝紙。一百張。酒

二瓶。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人遞不差人。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開讀事。十四日申時發行紹興府。劄付押。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蹟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廕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即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明白，作速會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案驗奉都察院勘劄同前事依奉行。

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　、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曾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蓄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勢焰燻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變，即旋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宦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

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惇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閏七門。二十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黄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略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即本爵之勳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爲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寧之事，霍韜、黄綰諸臣奏疏甚明。竟扼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爲開讀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的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

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珤，會同按察使張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静，分巡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爲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

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兵勤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朝廷先知寧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口、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寧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懼不敢即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閑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陰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冲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閏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

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噪並進，緣絙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鋭等千餘人。宸濠宫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

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鋭卒乘其惰歸，邀擊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榜諭城中軍民，❶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内外居民及嚮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黄家渡。乃合兵交擊，噪呼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各兵並進，砲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别，宫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户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横亘若洲。餘賊數

❶「榜」，原作「傍」，據四庫本改。

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

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遠伯朱泰即許泰，平虜伯朱彬即江彬，左都督朱翬即劉翬，太監張忠、張永等爲總督軍務、贊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脱罪，欲併擒本爵以爲己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闕，扶病前進。行止浙江杭州府，又遇奏差太監張永齎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行浙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宮眷等項逐一交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并擒爲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爲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本爵累疏辭免。

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

僞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爲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參其擅離職役，及參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卹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

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浰頭等巢，則勇智絕倫之徒皆爲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爲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飽歌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黃家渡，係樵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功之册，而擒縛渠魁，甚明於交割之文。且奮身率衆之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尚昭昭在人。先與後擒，乃濠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節皆蒙贈卹，生存皆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廕削除以來，稱枉者孚於士論。蓋較之開國元勳，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爲此除具題外，今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説

堂。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撫巡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爲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

臣會同提督軍門趙。竊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爲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己卯寧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巡撫提督軍務，奉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其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逵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焰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命，誠爲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絕，視宸濠真爲囊中物耳。宸濠固兇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返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間，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爲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爲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蓋有追

蹤乎百代之上者矣。

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爲己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爲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戡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爲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奸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即位未幾，首録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内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爲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勑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既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叙己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爲守仁冤之。何則？假使守仁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爲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即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冤亦甚矣。

茲幸我皇上御極，即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内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于國家，一行有益于生民

者，無不恤録。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爲皇上新政第一事也。況經言官疏請，往復行勘，海内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爲守仁桑梓地，其得之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伯爵誠宜使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甚，皇上宵旰九重，内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陳見伐虜悃誠，而犂廷掃穴之績，尚未有能奏者。臣等誠謂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議，復其襲爵，將見内外大小臣工，莫以守仁忠義不白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能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間，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仁之忠義，以報皇上矣。其爲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爲上請，守仁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理，爲此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等題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内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勳，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

廕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題，奉有論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武廟之末造，江西宸濠突然稱變，事關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較之靖遠、威寧之功，良亦偉矣。但因南寧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因，續該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題云云等因，❶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查得王守仁以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世宗皇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八年正月內，爲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題，節奉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聖王所不能廢。即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寔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❶「都察院地方」，四庫本作「兵部右侍郎」。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爲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爲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内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户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武濟時之略。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武宗巡幸之時，虐焰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疐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虚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紹宗社磐石之固。❶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仰蒙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于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尚靳于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内人心，興滅繼絶，所望于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荐，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重大，係干特恩，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你每既

❶「紹」，四庫本作「貽」。

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圖里鄰呂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剿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恩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户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枝過繼，亦無別項違碍，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爲此除給批付本官親賫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緣由同原來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户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碍，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等官楊博等題爲懇乞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爲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户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荐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

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荐前來，隨該本部題奉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户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等因。奉聖旨：「你每既説王守仁有擒逆之功，遵着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户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國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

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摇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略，若少有跅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咸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絶。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蔭錦衣衛，厂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但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王守仁封爵，你每既再議明白，准照舊世襲。」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ISBN 978-7-301-11973-0

定價:1200.00元

{
"filename": "MTQ1NTc2OT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557693.zip",
"filesize": 110469005,
"md5": "d140209541ccc70932c11879cbdafd6e",
"header_md5": "b6c602fdc6b9b4f213ea0c5fc0da8669",
"sha1": "b250bd4d97dbba119b7b7d24309e7dff373fd735",
"sha256": "6bf20e02e21f2f4f3cb2b71d683a63ff886baf773cf2977bd9d10f0466785260",
"crc32": 11965119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38413720,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816,
"pdg_main_pages_max": 1556,
"total_pages": 827,
"total_pixels": 456631296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